

摘 要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观,对其制定国内外政策、发展国际关系有着重大影响,日本、中国、朝鲜三国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加之近代日本对中国及朝鲜半岛国家的侵略,使得其对历史的认识、评判在当今国际关系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古代、中世史为中心,结合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史实,分析日本历史认识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及其对朝日关系产生的深刻影响。

本文由五部分组成,要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的目的及意义、研究现状及研究的可行性和创新点。

第二章为日本皇国史观形成的历史根源与朝日关系的萌芽。日本历史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天皇制的长期存在,对天皇的崇拜和信仰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神祇信仰,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明治政府出于战争需要,对全体国民进行全面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天皇崇拜被强化至极端。由此形成的“皇国史观”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也是当今日本否认、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本章分析了日本天皇崇拜思想和皇国史观形成的根本原因,及由此产生的大和民族优越论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起到的思想指导作用。

第三章为日本对华夷观念的吸纳与东亚小帝国意识的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主导着古代东亚国际关系。起初,日本在华夷秩序体系中依附并追随中国,但随着国家的发展壮大开始积极谋求与中国的对等地位,出现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小帝国”意识和“日式华夷观念”,并开始以此为指导来处理它同朝鲜半岛国家及其周边国家的关系。本章重点阐述日本对古代东亚华夷秩序的即离,以及在这种思想意识指导下日本同古代东亚国家间的交往及其对朝日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第四章日本古代史观的外延与对外扩张理论。幕末、明治时期,日本在其完成近代化进程的同时,产生了民族扩张主义思潮,并以大陆政策为核心开始了对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侵略行动。为了使侵略政策合理化,日本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纷纷提出了各种侵朝、侵华思想学说,“征韩论”、“满鲜史观”等殖民主义理论纷纷出台,成为其侵略扩张政策的思想渊源,从理论上推动了日本侵略行为。本章重点对这些理论进行介绍和分析,并发掘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同时对上世纪末产生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和历史教科书问题给朝日关系带来的影响进行论述。

第五章结论部分是对日本历史的认识问题及这种历史认识对朝日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概述。

关键词: 日本; 历史认识; 朝日关系

Abstract

A nation and a country's historical viewpoi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t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ong Japan, China and Korea, the three countries have a long history, additionally, Japan's aggression to China and Korean peninsula in modern times have made its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the judging in today's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olutely paramount.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ancient and middle ages history,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ncient times of East Asian to analysis the irrational factors in Japan's perception of history and the profound impact on relations between Korea and Japan.

This thesis is made up of five parts, and the essentials as follow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preface which introduce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and its significanc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and its feasibility and innovations.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analysis to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of an Imperial Nation and the sprou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Korea and Japan. One of the notable features in Japan's history is the long-term existence of the Mikado.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admiration and belief in Mikado and it is originated from the Gods belief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Japa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times, out of consideration for the war need, Meiji Government had put the nationalism and militarism to the whole nation and the admiration for the Mikado to the culmination. Therefore, the Concepts of an Imperial Nation is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aggression war launched by the Japan imperialism, but also the ideology foundation of the denial and beautification to the aggression war. This chapter analyze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worship to the Japanese Mikado and the Concepts of an Imperial Nation and the resulting emperorship on the superiority of the Japanese nation in Japan's aggression and expansion abroad, which had played the guiding role.

The third Chapter focuses on Japan's absorption and application to Pan Sinica concept. China-centered "Pan Sinica order" dominates the ancient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beginning, the Japan in "Pan Sinica" system depended on and followed China.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Japan began actively to seek the equal status with China and the sense of Japan-centered

“Mini Empire” and the “Japanese model Pan Sinica concept” came out. And at the same time, Japan began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Pohai Sea and Ryukyu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is chapter focuses on Japan’s attitude toward ancient East Asian which he keeps it at arm’s length, as well a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ideolog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Japan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influence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The forth Chapter is the extension of ancient history outlook of Japan and external expansion theory. Eras of Shogunate and Meiji. In its recent comple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Japan also created a national expansionist idea, and took the mainland policy as the core to start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hina’s aggression. In order to rationalize the policy of aggression, some Japanese ideologists, politicians and scholars have offered various aggression doctrines against Korea and China. “Manseonsagwan”, “Conquering Korea Theory” and “civilized history” have all become its ideological roots of aggression and expansion, which theoretically promotes Japan’s aggression. This chapter analyzes these theories and dig out its historical root, and discourses the new Japanese nationalist ideology emerged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the effect to the Japan- North Korea relation which is caused by the history textbook issue.

The fifth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It mainly summarizes the cognition of Japanese history, and the impact on the Korea-Japan relations by this cognition.

Keywords: Japan; cognition of history; Korea-Japan relations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是涉及广大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的国际关系问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日本社会在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历史和如何对待战争责任问题上表现出右倾化的趋势，从而影响着东亚的稳定与和平。

本文的撰写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古代日本与东亚各国交往的史实、日本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演变，从根源上发掘日本历史认识中的不合理因素，阐明其对古代、中世时期乃至近现代朝日关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日本民族的神国意识经历代统治阶级的人为强化，特别是近代，统治阶级出于战争需要，对全体国民进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使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被强化至极端，成为近代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极为重要的思想源流。由此产生的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是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深刻思想根源，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这一系列思想意识的产生，应从日本古代传统神祇信仰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发掘其根本原因。

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华夷秩序论，它是一种在中国和周边族群或国家之间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模式，是古代中国创造和发展、并为中国的亚洲近邻普遍接受的一种世界秩序设想。与古代其他东亚国家不同，日本大多时间是游离于在中国华夷秩序之外，并在中国的华夷秩序观影响下萌生了“小帝国”意识与“日式华夷秩序”观念，对这种意识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日本对待古代中国、朝鲜半岛国家、渤海、琉球等国的外交政策。

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思想基础，如“满鲜史观”、“文明史观”等成为对中国和朝鲜半岛进行殖民侵略的理论依据。对此进行分析和批判，有助于揭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对分析日本近代在侵略战争中所制定的对外政策的原因及其产生的恶劣影响也有一定作用。

1.2 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天皇制的形成、演变及对天皇作用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普遍认为与近代天皇制密切相关的皇国史观是为日本天皇制国家体制服务的历史

观，认为皇国史观是日本否认侵略战争的重要思想根源。如王金林的《日本天皇制的精神构造》、蒋立峰的《关于日本天皇制的思考》、吕明灼的《评战后日本的“皇国史观”》、王希亮的《论日本战后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的回潮》、郭奇的《日本皇国史观主要思想概述》等。

关于日本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沈仁安的《日本起源考》，作者将东亚作为有机整体、将倭国作为东亚世界一部分来把握，并对日本学术界许多观点进行了评析；此外还有王金林的《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武心波的《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沈仁安的《唐日关系的若干问题》、《四、五世纪日朝关系的若干问题》、牟发松的《汉唐间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世界》、宋成有的《渤海国与遣唐使》等，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大和、奈良时代日本与中国及朝鲜半岛国家关系，而对在交往过程中萌生出的“日式华夷秩序”观念及“小帝国”意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多侧重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如易显石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一书评析了中国东北在大陆政策中的地位，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中国社科院 2005 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关于近代日本历史问题研究的丛书，全面深入的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和侵略本质。关于日本侵略扩张理论，大多认为幕末产生的“海外雄飞论”、“征韩论”、“脱亚入欧论”等是近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这方面的论著，如渠长根的《幕末、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验证》、史桂芳的《近代日本的亚洲观及其对中国的侵略》、米庆余的《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起源及其形成期的特征》、李敦球的《试论日本明治政权“征韩论”形成的原因》等。

日本学者主要从天皇制的起源及其变迁、近代天皇制、战后新宪法下的现代象征性天皇制及天皇制与外国君主制的比较四个方面，对天皇及天皇制的本质特征进行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1）精神上的天皇，如会田雄次、和美信夫等；（2）权威象征的天皇，如津田左右吉、石井良助等；（3）政治权力象征的天皇，如井上清、加藤周一等。

不少日本学者在研究古代日本史的过程中提倡“东亚史”观点，如前田直典在《古代东亚的终结》提出，日本在中国影响下，其社会发展阶段逐渐缩小了与中国的差距；石母田正的《日本的古代国家》系统地考察了国际关系对日本古代国家成立的决定作用；此外如鬼头清明的《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与东亚》、坂元义种的《古代东亚的日本与朝鲜》等，都主张从东亚史的角度重新把握日本古代的历史。但也有一些论著存在以日本为中心的意识，夸大了古代日本在世界中的地

位和作用，“满鲜史观”、“殖民史观”等在日本学界至今仍有一定影响。

日本对于侵华战争罪行和由此产生的战争责任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是缺乏对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反省，否认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甚至将太平洋战争作为解放亚洲各民族的解放战争而予以正当化，提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这方面的代表作如战史专家服部左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战史丛书》等；另一方面是考证了日本策划、发动和实施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过程，论述了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怎样产生的、日本国家对亚太诸国的国际战争责任和对日本国民的国内战争责任、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以及继续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现实意义等问题，这方面的代表作如井上清的《天皇的战争责任》、家永三郎的《战争责任》和《太平洋战争》等。

韩国方面对古代东亚国际关系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其侧重点多放在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如卢重国的《五世纪的日韩关系》、郑孝云的《七世纪韩日关系的研究》、《七世纪中叶的百济与倭》、申滢植的《新罗的对日关系研究》等。

关于日本天皇制问题的研究，如崔吉城、俞昌均、吕传东、李庸德、栗田英二合著的《对日本天皇制的近代化研究》一书、朴晋雨的《近代天皇制与军国主义》、朴成洙的《日帝殖民史观和皇国史观》、金玉姬的《日本的天皇制与国学思想》等，多结合日本近代化过程对日本近代天皇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但对于天皇制产生的思想意识根源的挖掘不够深入。

韩国在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方面的相关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尤其是对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同化政策的论著，如金仁寿的《近代以后日本的对外扩张过程》，君尚宇的《1910年代日帝的支配原理和朝鲜知识阶层的认识》、崔锡荣的《日帝同化理念的创造》、崔由利的《日帝末期“内鲜一体”论和战时动员体制》、姜昌基的《内鲜一体论》等，对于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罪行进行了批判，并阐释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朝鲜的深远影响。

1.3 研究的可行性和创新点

首先，中国历代史书中对各时期中朝日三国交往的史实记载，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其次，国内外学者在古代中日、朝日关系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对于近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亦成果丰硕，关于日本近代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有所论及，这都为本文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大多数论著对日中、日朝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及其影

响，对思想意识层面的挖掘不够深入。关于日本近代侵略扩张理论根源的问题，尽管国内外学者在一些专题研究中不同程度地有所论及，但多从单一角度进行论述，如皇国史观、幕末的征韩论、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论等，对其理论的演变过程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笔者认为仅仅注重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或单纯从某一角度对其思想观念进行研究是不全面的，应在分析日本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发掘其潜在的思想意识根源，才能全方位把握日本历史认识的不合理性及其对朝日关系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本论题具有可行性。

论文的创新点如下：（1）以东亚古代、中世史为中心，分析日本神国思想、天皇崇拜思想、皇国思想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萌生的“小帝国意识”和“日式华夷观念”；以日本与古代东亚国家交往的史实为根据，揭示日本历史认识中的不合理因素，指出日本对待历史认识问题的客观性、严肃性是影响东亚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2）通过对日本民族意识产生、发展过程的分析，发掘日本近代“征韩论”、“满鲜史观”、“文明史观”等殖民史观产生的思想根源及其对古代朝日关系的歪曲，证明这种殖民史观是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行为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揭示其对朝日关系产生乃至对东亚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

第二章 日本皇国史观形成的历史根源与朝日关系的萌芽

2.1 日本神国意识的发展与皇国史观的初步形成

日本的神国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意识形态,将天皇家族与天神世系相联,认为“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神的子孙,日本是神国,受到神的保佑,同时日本也应当崇敬神明。这种思想贯穿于日本的历史直到近代,正如丸山真男先生所说,这种“基于日本国家体制特性的神国观念乃至民族性自恃,建国以来一直一脉相承地在国民的胸膛中回荡着。”^[1]这种观念与日本的天皇制国家体制紧密结合,由此产生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历史观——皇国史观。

2.1.1 日本古代神祇信仰的传统性及神国思想的产生

日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可谓由来已久。早在石器时代,由于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有限以及对生老病死的恐惧,为了使自己的心理得到解脱,原始人把许多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作为崇拜的对象。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日本列岛上的先民们持有的对神灵的敬畏观念逐步形成信仰体系,这便是原始的宗教信仰。其本质是远古时期人民将支配着自己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用幻想的方式加以表述的产物。

日本古代社会不但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自然崇拜,神祇信仰更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日本是所谓“多神并存”的国家,无论是土地上的万物或世间的人皆可成为神。在日本的古籍《古事记》、《日本书纪》等书中,常常出现所谓“八百万神”的夸张说法,足见古代日本人所信奉的神祇之多。由于古代日本是一个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耕社会,因此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神受到格外重视。山有山神,树有树神,水有水神;而太阳由于光照大地、养育万物,因此太阳神被列于众神之首,至高无上,被视为永恒不灭的权威与力量的源泉,成为人们崇拜的主神,在日本民族的心目中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此外与对自然物的崇拜相平行的是对人的崇拜,每个氏族都奉有自己的氏神、祖神、守护神,所谓“家家有神,村村有神。”^[2]对这些神灵的崇拜和祭祀维系着家族、村落、氏族的团结和一体感。

在日本古代社会,这种极其普遍的神祇信仰不仅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而且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如公元二世纪后半期,倭国大乱,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

^[1] [日]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0页。

^[2] [日]肥后和男《古代史上的天皇与贵族》弘文堂1978年版,第31页。

进行多年战争，由邪马台国统辖的周围 30 多国，共立女子卑弥乎为王。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乎“事鬼道，能惑众”，卑弥乎死后，立男王，国中不服，“复立卑弥乎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3]卑弥乎和壹与之所以被立为王，其“事鬼道，能惑众”，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谈到基督教国家的阶级实质时说过：“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实际上发生作用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异化。唯一发生作用的人，即国王，是与众不同的存在物，而且还是被宗教化了的、和天国与上帝直接联系着的存在物。这里占统治的关系还是宗教关系。”^[4]在邪马台国，卑弥乎及其宗女壹与就是被宗教化的人物，她们的王权通过宗教发生作用。“宗教可以发挥一种强大的认同的功能，创造出一种凝聚力很强的信仰共同体，并能提供社会凝聚的基础。原始宗教祭祀似乎提供了某种社会秩序理论的钥匙，建构了社会组织和信仰体系。”^[5]在日本，这种悠久普遍的神祇信仰同祭政一致传统相结合，不但起到了维护和巩固统治权威的作用，也导致了天皇崇拜现象的产生。

自然神信仰和人神信仰与氏神和祖神信仰融为一体，是日本神祇信仰的一种典型形态，也成为孕育天皇信仰的重要源流。古代日本众多的部落国家之间经过多年的相互征伐，弱国逐渐被强国吞并，公元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在畿内地区兴起的大和国基本统一了日本。随着日本古代国家的统一和王权的确立，大和政权统治者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为了取得在天地神祇中与其身份相适应的地位，其家族的形象也逐渐与自然神中占首位的神祇联系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太阳神（即天照大神）不仅成为天皇家族的守护神，也逐渐成为统一国家的守护神。对太阳神的祭祀、祈祷等“神人之间沟通的事务”成为统治者的专利，历代天皇则成了太阳神子孙的化身。太阳神的“永恒不灭”与天皇的“万世一系”相对应，对太阳神的神威的崇拜与对国家君主的遵从结合在一起。人间的“至高无上”与自然界的“至高无上”在天皇身上统一起来，这种人神结合的传统信仰经历代统治阶级的人为强化而根深蒂固。

2.1.2 《记·纪》史书的编成与皇国史观的初步形成

日本的皇国史观又称天皇史观或国体史观。其核心思想是认为大和民族是由神选定的民族，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民族，日本是诸神保护的国家；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现实人间的神，是国家一切的中心；“八纮一字”为最高理想，以天皇的名义

^[3] 《三国志》卷 30，《魏志·东夷传》。

^[4]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33-434 页。

^[5] 武心波《日本古代“天皇制”的象征意义及其批判》，《国际观察》2006 年第 6 期，50-55。

统一世界，日本民族的对外战争是为完成历史的使命而进行的圣战。“这是一种唯心史观，其目的是谋求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正当化、合法化。”^[6]它的形成与天皇制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七世纪初，日本大和国推古朝担任摄政的圣德太子，实行“冠位制”，制定《十七条宪法》，推行改革，初步确定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原则。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其核心思想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宪法提出“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其目的在于提高皇权，压制氏姓贵族的势力，建立中国式的专制王朝。同时，圣德太子又下令撰写《天皇记》、《国记》及《臣、连、伴造、国造 180 部并公民本等本记》等史书，以提高皇室的尊严，加强国家观念。^[7]公元 645 年，以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中臣镰足等人为首的革新派进行了大化革新。公元 668 年天智天皇即位后，迁都近江并发布《近江令》。其后几代天皇将大化革新未尽的事业又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完善：公元 681 年天武天皇制定《飞鸟净御原令》，公元 689 年由持统天皇开始实施，天皇的专制权威进一步树立。公元 707 年，元明天皇即位，迁都平城京，公布《大宝令》和《养老令》。至此，日本仿照唐朝的律令制建立起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和制度，世袭氏族被废除，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高度中央集权的古代天皇制也得以确立。

“天皇制的形成不仅指天皇统治的出现或天皇在统治体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还需伴随建立起一个法制保证的统治体制，对官制和政体运行机制都有明确的规定，同时还离不开建立相应的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和宗教等）。”^[8]天皇家族从取得统治地位起，就通过多种方式大力宣扬天皇的神性权威和神国思想，以此来保障其政治权利的正统性、合法性。由大和朝廷下令编纂的天皇家族史的历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简称《记·纪》），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政治需要。

《记·纪》都是奉天武天皇之命撰写，《古事记》成书于公元 712 年，由裨田阿礼口述太安万吕所纂，全书由上中下三卷组成，上卷是神代，从开天辟地至神武天皇诞生；中卷由神武天皇东征写到应神天皇，下卷是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日本书纪》成书于公元 720 年，是由天武天皇皇子舍人亲王为总编撰写成的。《日本书纪》关于神代的描述只有第一和第二卷，也是古代神话的传承，称为“神代卷”，从第三卷开始到最后的第三十卷讲的是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的历史事件，称为“人皇卷”。这两部史书中均载有“神世”和“神代”的内容，即日本古代国家和天皇

^[6] 陶彦林、李秀莲、赵连泰《试论日本的皇国史观》，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中日关系史研究》2001 年 4 月 65-71。

^[7] 吴廷璠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47 页。

^[8] 蒋立峰《关于日本天皇制的思考》，《日本问题资料》1989 年 2 期，1-7。

家族起源的神话传说。据这两部古籍中的神话描述，宇宙初成，天地开辟之时，天地间生出了最早的神“国常立尊”，后经数代生出了“伊耶那岐命”和其妹“伊耶那美命”，二神婚配生成日本列岛和山川草木，还生育了治理国土的众神。众神中最高的统帅是日神即天照大神，她治理着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天原，并分遣五子去开发高天原以外的国土。其弟素盞鸣尊胡作非为引起众怒，被切除胡须拔去指甲，逐出高天原。被逐出的素盞鸣尊降临到出云地方，斩杀八歧大蛇后统治苇原中国，势力不断扩大。然而统治高天原的天照大神却派自己的子孙来统治，最后素盞鸣尊的儿子大国主神顺从地把领地奉献给了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琼琼杵尊奉天照大神之命携带镜、剑、玉三件神器下凡去统治日本。下凡后经二代由磐余彦尊东征后，终于在日本的大和地方，建立了统一国家，是为天皇谱系上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

目前，史学界多数研究者认为，《记·纪》等古籍关于天皇开国传世的叙述，是由当时史家利用民间流传已久的太阳神信仰，结合天皇家族及其他贵族沿袭相传的历史谱系，人为地编造出来的神话体系，宣扬日本开国天皇——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其目的在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大和朝廷的统一政权。日本历史上，从天皇家族的祖先取得统治地位起，历代天皇及统治阶级大力宣扬天皇的神性权威和神国思想，以此来保障其政治权利的正统性、合法性。如前文所述，按照《记·纪》的记载，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皇统就是神统，日本是神国。天照大神派其孙琼琼杵尊，携带镜、剑、玉三件神器下凡去统治日本，并指示他作为天照大神的子孙，主要任务是通过祭祀神镜（天照大神之灵魂）来祭祀天照大神，供奉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及宫中的祭祀活动，就成为天皇的特权，也是天皇神性权威的象征。天皇作为人格化的神和神格化的人，因此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而历代天皇正是凭借着这种神性权威，维系着世袭君主的地位。

大和朝廷通过以传统信仰和神话传说为基础的神代史的编纂，把天皇纳入了“天照大神——神孙琼琼杵尊——天皇”的神统系谱，《记·纪》史书把神话当正史，为“天皇是神”制造了根据，也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神国的传统，皇国史观由此初步形成。日本民族的神国意识和皇国观念经历代统治阶级的人为强化，特别是近代统治阶级出于战争需要，对全体国民全面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使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被强化至极端，成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

2.2 皇国意识与日本早期的征韩思想

2.2.1 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历史渊源

在古代东亚三国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是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古代中国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吸引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国家，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它们的发展。

根据中日两国古人类学、考古学和地质学等研究成果，远在洪积世，旧石器时代，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之间是有通交关系存在的，两国之间可能是由陆路从华北经今天黄海一带到达日本。此后由于地壳变动，海面上升等因素，中日之间相连的部分变成了海洋，从而中断了日本列岛和大陆之间的联系，日本列岛上逐步形成了与大陆迥然不同的独自的新石器文化——“绳纹文化”（一万年——公元前三世纪）。

公元前三世纪日本进入弥生文化时代（公元前三世纪——公元三世纪），这一时期，发现了中日间经由朝鲜半岛往来的新途径。根据现在的研究结果显示，当时可以利用日本海的海流和季风从朝鲜半岛横渡日本，^[9]这使隔绝的日本和大陆又恢复往来，从此中国的古代文化和生产技术得以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日本的古籍中就有不少关于日本和朝鲜半岛往来的传说，如《日本书纪》中便有素盞鸣尊被逐出日本后，率子五十猛神到新罗的曾尸茂梨（古朝鲜地名），用粘土作舟返回日本出云地方的故事。中国自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较高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也逐渐加强。此后直到秦汉时期，中国的劳动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离开内地向其他地方特别是向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移居。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朝鲜半岛南部三韩的形成到新罗、百济建国的过程中，由于长年战乱，也有大量来自半岛的人民（其中有朝鲜人，也有中国人）移居到日本列岛并在那里定居下来。“这种移居当然不会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很可能是缓慢的波浪式的长期的移动。”^[10]日本考古学家从地下发掘的文物中了解到，中国的农耕文化、水稻栽培技术等大体上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传入日本的。其中铁制工具的使用，促使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以水稻栽培为主的农业社会经济形态，出现了社会分工从而导致了阶级分化，阶级的产生，使日本列岛产生了早期的国家。

古代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的移民，在当时来说其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据《日本书纪》钦明元年（540年）条载：“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以大藏椽为秦伴造。”根据这个记载可知，到六世纪上半叶为止，来到日本的移民，仅秦人（公元四世纪

^[9] 参见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6页。

^[10] 张生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5页。

前后从朝鲜半岛移居到日本列岛的大陆移民)就有七千余户,合成人数大约有3万余人;而汉人的户数人口尚未统计,如果以他们两支的人数相当来计算,当时移民数量总数大约有六七万之多。这在当时日本列岛生产力还不很发达、人烟稀少的情况下是一支重要的生产力量。^[11]大量的移民来到日本,对于古代日本的发展,无疑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都是有着高度文明的经济发达地区,来自这些地区的人民移居日本列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此相对应,到公元三至四世纪,日本社会发展水平仍是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正是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青铜器和铁器文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水稻种植和农耕技术等,从而促进了日本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日本社会从弥生时代的初期奴隶制的发展到大和时代的统一国家的建立。

在如何看待弥生文化以及后来日本文化的产生问题上,日本学界存在着“绳纹人史观”和“渡来人史观”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绳纹人史观认为:弥生文化以及后来的文化,是由日本列岛上的原住民族,即绳纹人及其子孙吸收和消化了由渡来人^[12]从亚洲和朝鲜半岛带来的文化后创造的。渡来人史观则认为:弥生文化及后来的文化,主要是由渡来人创造的。”^[13]事实上,当时涌入日本列岛的外来移民,都来自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这些移民,在推进日本的开化、提高生产力甚至在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曾起过重大作用。

日本的部分学者认为,在弥生时代,中国文化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如史学家井上清认为:“弥生文化并不是绳纹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而是外来文化。”^[14]林屋辰三郎认为:日本的水稻“可看作是经朝鲜传入日本”^[15]我国学者全春元也认为:“以水稻为代表的日本列岛农业经济是由掌握先进农作技术的外来移民及朝鲜半岛的‘归化人’开创的。”^[16]

综上,笔者认为,当时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移居到日本列岛的移民,已经步入阶级社会,他们不但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而且带来了中国的先进文化,这些都对处于低级原始氏族社会的日本列岛原住居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认为弥生文化以及后来的文化,是由日本列岛上的原住民族,即绳纹人及其子孙吸收和消化了由渡来人带来的文化后创造的,或将古代日本列岛的

^[11] 参见汪高鑫、程仁桃著《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 “渡来人”或“归化人”,在日本专称公元四、五世纪至公元九世纪从朝鲜半岛或中国来到日本列岛的朝鲜或中国移民。

^[13] [日]山中顺雅著,曹章祺译《法律家眼中的日本古代一千五百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14] [日]井上清《日本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页。

^[15] [日]林屋辰三郎《日本的古代文化》,《日本历史丛书》岩波书店1972年版,第17页。

^[16] 全春元《早期东北亚文化圈中的朝鲜》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外来移民称为“归化人”并不符合当时的史实。

2.2.2 《日本书纪》记载中体现的早期朝日关系

日本史书中有关古代日本与朝鲜半岛往来联系的记载，最早体现在八世纪初撰写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公元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内容多神话传说，公元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是汉文编年体史书，内容从神话时代一直到公元697年的持统天皇，史料价值较高。本小节重点探讨《日本书纪》中有关神功皇后征伐新罗的史实中所体现的早期朝日关系。

据《日本书纪》第九卷载，神功皇后十年（公元210年），神功皇后举兵攻打新罗，“新罗王遥望以为，非常之兵，将灭己国。薺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王，谓天皇。必其国之神兵也。岂可举兵以距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组以面缚。封图籍，降于王船之前。因以，叩头之曰，从今以后，长与乾坤，伏为饲部。……于是，高丽、百济二国王，闻新罗收图籍降于日本国，密令伺其军势。则知不可胜，自来于营外，叩头而款曰，从今以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故因以，定官家屯仓。是所谓三韩也。皇后从新罗还之。”^[17]

目前史学界多认为，《日本书纪》中的这段记载包含了许多编造的成分，其真实性受到质疑。按照《日本书纪》所说，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是在公元三世纪初，而新罗国家的成立是在公元四世纪中叶，两者在时间上明显不符。据《三国史记》记载，四世纪前期，日本与新罗保持着和平状态，到四世纪中期开始介入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但其主要交涉对象是高句丽和百济。六世纪，新罗迅速壮大并向朝鲜半岛南北扩张势力，威胁到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利益，导致了两国关系紧张，战事频繁。我国学者沈仁安认为：“《日本书纪》神功纪有关征伐新罗的记事，恐怕是倭人侵扰新罗的夸大反映。”^[18]笔者以为，无论神功皇后征伐新罗的记载真实与否，它确实显示出这一时期大和国对朝鲜半岛的武力介入和对新罗强烈的征服欲。

此外，这段记载当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因为神功皇后征讨新罗成功，高句丽和百济也相继臣服，这对后世日本将朝鲜半岛国家视为其朝贡国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大化元年（公元645年），日本大和国给百济之诏有“始我远皇祖之世，以百济国为内官家”^[19]之语；天宝四年（公元752年）六月，在朝堂宴飨新罗使节时，诏曰：“新罗国来奉朝廷者，始自气长足媛皇太后（即神功皇后）

^[17] 《日本书纪》，卷9，神功皇后纪。

^[18] 沈仁安《四五世纪日朝关系的若干问题》，《日本学》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版，179-193。

^[19] 《日本书纪》卷25，大化元年条。

平定彼国，以至於今，为我蕃屏”^[20]；天宝六年（公元 753 年）正月，在唐朝含元殿朝贺礼上与新罗争席位时，古麻吕曾说：“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21]等等。随着日本神国思想和皇国意识的发展，这种与朝鲜半岛国家交往过程中将其视为藩属朝贡国的大国意识不断出现于各类史籍，并激发了日本对朝鲜半岛强烈的征服欲，朝鲜半岛国家与日本由此产生的摩擦和冲突给朝日关系乃至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带来了重大影响。

2.3 民族优越论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皇国史观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认为日本是诸神保护的国家，而大和民族是由神选定的民族，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民族。这种“大和民族优越论”成为近代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极为重要的思想源流。

日本的民族优越论思想可以从日本古代的神话传说和《记·纪》等古籍中找到依据。在《古事记》中记载：伊耶那岐命和伊耶那美命是秉承天神的命令，用天神赐予的天沼矛缔造了日本国土，这一命令被称为“神命”或“神敕”。因为是神的命令，所以无论日本的国土还是国土上的山岳河流以及万物，当然是最美好、最优秀的。但是，神的意志不仅是制造一个日本，而是要求最优秀的日本民族在建设日本国土的同时，还要将整个世界都按照日本的模式建设成神的理想社会，这是日本人的“使命”。在《日本书纪》中引用中国古籍《淮南子·地形训》中“八紘”的概念，提出“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紘而为宇”，就是“日本统一世界”理论的雏形。^[22]日本神话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日本国家和大和民族的特殊观念，形成了日本人内心潜在的优越感，为民族优越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十八世纪后，随着幕府统治势力的削弱和西方殖民势力的到来，民族危机的冲击使日本的民族主义高涨，幕末的复古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古代的神国思想，大力提倡尊王论、国体论。本居宣长认为：“世界许多国，但由神祖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的国，即在我天皇所统治的日本国”而日本天皇正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此世中万物皆变，惟我天皇的皇统永远不变”^[23]。其后的平田笃胤将这种国家主义信仰和日本至上主义信仰更为扩大化，他撰写了《古史传》、《古道大意》等著作，论证日本是神国，并极力宣扬日本至上主义。他认为“我国（日本）是万国的本国、祖国”，所以“皇国即天地之根源，所有

^[20] 《续日本纪》卷 18，天宝胜平四年条。

^[21] 《续日本纪》天平胜宝六年条。

^[22] 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7 页。

^[23]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7 页。

事物均较万国为优”。^[24]幕末思想家们宣扬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的神国”，日本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这个独一无二的“特殊国体”，就是日本民族的优越性之所在，也是日本超越其他国家、后来居上的特殊凭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反对殖民势力、维护民族独立的积极一面还是主流，但也已经清晰地暴露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一面，而民族优越论就是这种对外扩张理论的基本点。”^[25]

明治维新时期，这种优越感在福泽谕吉“脱亚论”的解释下，被大大地激发起来。他认为，“方今东洋列国之中，作为文明的中心并堪任盟主以阻挡西洋诸国者，舍日本国民又其谁也！”因此在文明进程中走在前列的日本，有责任对邻国“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速使其仿效日本进入文明之域，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武力胁迫其进步”^[26]，这充分体现出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意识，同时这种意识形态也是日本民族使命意识的理论渊源。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巩固天皇制，加强国家统一，将古代神话体系理论化、说教化，大力宣扬日本是神国、天皇万世一系等传统意识形态，万邦无比、八紘一字等观念，在国民意识中几乎牢不可破，这种极力煽动起来的民族情结，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导致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诞生。

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逐步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到二十世纪初，日本已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完成了军国主义化，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不断地为其侵略行径制造“合理的”理论依据，在1941年发动的“大东亚圣战”中，日本人视日本民族高于其他任何民族和国家，认为日本是亚洲唯一的“救世主”。被称为“大东亚论客”的大川周明鼓吹：“既然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日本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所以它的神圣使命就是统治所有的民族。”^[27]并在其《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中说：“我们今日的意识，实在是亚细亚意识的综合，我们的文明，是全亚细亚思想的表现”。“大和民族优越论”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之一。

日本民族本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信仰，经历代统治阶级和思想家的大肆提倡宣扬，并向社会各阶层的强制灌输和渗透，使其坚信日本具有神圣的使命，加之近代明治维新以后学到的西方技术使其产生了理所当然的自豪感，因而对日本发展的道路选择和前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族优越论在日本对外政策中占有

^[24] 同上，第113页。

^[25] 陈树涵《民族优越论：日本对外侵略的重要思想源流》，《史学月刊》2002年12期，122-125。

^[26] 吕川《日本传统文化与军事观念》，《日本学刊》2004年第5期，135-149。

^[27] 李玉、骆静山《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7页。

重要地位，与其相伴而生的就是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贬低。在历史上，日本多次侵略中国和朝鲜等亚洲国家，都是以这种蔑视观为动力的，这种民族优越感使许多日本人念念不忘本国在战争中死去的几百万人，而将在战争中惨死于日军屠刀下的5000多万亚洲他国受害者弃之一旁。

早期产生的神国意识、皇国意识到近代演变成皇国史观和民族优越论等思想，随着日本社会的进步和民族意识的发展逐渐深植于一些日本人的思想观念当中，成为其极力美化甚至否认侵略历史的思想渊源。

第三章 日本对华夷观念的吸纳与东亚小帝国意识的形成

3.1 古代东亚华夷秩序与早期日本外交

3.1.1 古代东亚的华夷秩序

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华夷秩序论,^[28]它是一种在中国和周边族群、国家之间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模式,是古代中国创造和发展、并为中国的亚洲近邻普遍接受的一种世界秩序设想。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地处世界中央,文化高贵,是天下主宰;中国周围的族群和国家地处边陲,文化低贱,是中国的藩属;藩属国统治者接受中国的册封,按约定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以华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逐步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其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华夷秩序的建立构筑了最初的框架和基础。两汉时期,中华古代文明达到一个繁荣昌盛的高峰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华夷秩序作为一种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体系以册封——朝贡的方式开始得以确定。”^[29]最初纳入这一体系的国家,有日本列岛上的倭国、朝鲜半岛上的三韩诸国及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的一系列小国。但此时的“华夷”秩序尚处于雏形阶段。魏晋南北朝时代,华夷秩序已经基本完备并趋于制度化。到盛唐时代,中华文明璀璨辉煌,对周边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与吸引力,华夷秩序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明清两代,华夷秩序终于具备了清晰的外缘和日臻完善的内涵,不仅适用于东北亚的中朝关系,而且扩大至东南亚等地区,真正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国际关系体系。

古代东亚的华夷秩序,其维系是通过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与周边国家、民族之间建立的宗藩关系(或藩属关系)来实现的。由于宗藩关系是通过朝贡的形式来进行的,因此有时也称朝贡关系,或朝贡制度。宗藩包括藩部和属国两部分。藩部属于中国,是中国的一部分,其疆域包括在中国版图内,其行政系统属中国中央政府管辖,其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染指。属国虽属东亚世界范围,但其领土不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它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和政治制度,与中

^[28] 关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概念的界定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西嶋定生的“册封关系体制说”;堀敏一的“东亚世界体系说”;谷川道雄的“古代东亚世界说”安部健夫的“四方天下说”;栗原朋信的“内臣外臣礼法说”;藤间生大的“东亚世界说”;信夫清三郎的“华夷秩序说”;全海宗的“朝贡制度说”;费正清的“中华世界秩序说”;何川芳的“华夷秩序说”;黄枝连的“天朝礼制体制说”等。“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生活于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的形成时期。率先进入农业文明的华夏族,萌发“华夷”分野观念,自称其生息繁衍地区为世界的中心,即“中国”,称其他族群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29] 李文,《东亚合作的文化成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国保持着一种从属的关系。“这种从属关系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依据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学说,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运用,是‘三纲’中封建君臣关系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延伸。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作为宗主国与周边属国是一种以小事大的封建政治关系。对属国而论,尊奉中国为上国‘奉正朔,求册封,定名分’,取得中国的承认和保护,即可名正言顺地去统治;对中国而言,则以属国为屏藩,维护天朝的安宁。”

^[30] 古代东亚的华夷秩序,是以中国发达的农业经济和完善的政治体制为基础而形成的国际体制,它以朝贡册封为手段,构建了东亚地区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也带动了东亚各国之间的往来和发展。

与朝鲜半岛国家、琉球、越南等国相比,日本更多时候是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虽然时有朝贡之举,但大都时间短暂且带有实用主义的目的性。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日本从最初的依附追随逐渐演变为与中国的华夷秩序相挑战的行为,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这对东亚国际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此本文将在后面的篇章中进一步论述。

3.1.2 六世纪前日本对中、对朝外交

公元前 202 年汉高帝灭秦,定都长安,开创了汉王朝的统治,随着对外陆海通道的开辟,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传播四方。影响所至,各国纷纷遣使来汉王朝朝贡觐见,华夷秩序作为一种和平共处的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体系得以确定并初具规模。

公元前后日本处于弥生时代中期,受大陆文化影响较早的南部地区进入了阶级社会,形成若干部落酋长国家,中日之间出现了以封建帝国与部落国家之间的往来关系。汉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四郡,^[31]成为南至三韩并通往日本的东方门户。此后,中国史书中出现了关于古代日本和中日关系的记载。

《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云。”这里所说的“百余国”从日本社会发展的阶段分析,可能是当时形成的分散于北九州和西日本的部落国家。此外,《后汉书·东夷传》载: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春正月,“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公元 107 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这是继《汉书》之后反映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日本史学家通过对倭国的地理位置和“印绶”的考古发掘,印证了这段记载的真实性。^[32]

^[30] 谢俊美《论历史上的“东亚世界”》,《江海学刊》2005 年第 3 期,159-165。

^[31] 公元前 108 年汉于朝鲜半岛设立乐浪、真蕃、玄菟、临屯四郡,移民设吏实行统治。汉昭帝始元 5 年(公元前 82 年)将真蕃、临屯分别并入乐浪、玄菟,与辽东、辽西合称辽东四郡,为幽州刺史所管。

^[32] 据日本史学界和考古学家的考证,这个古代倭人国家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北九州博多湾的福岡市一带;1784 年在博

有学者将此段记载与考古成果进行分析后认为，倭国王派遣使节直接到达汉都洛阳，与汉朝政权正式建立起外交关系，而光武帝赐以“汉委奴王”金印，“开创了中日册封外交的新形式。”^[33]

据中国史书记载，大约在公元二世纪末，日本列岛上的倭国发生动乱，小国之间相互攻伐，后共同推举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乎为王。邪马台国与当时中国的曹魏政权交往频繁。史书记载，公元 239 年女王卑弥乎遣使到魏国，被授予“亲魏倭王”的称号。公元 248 年国王“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共白珠五千孔，青大句朱二朱，异文杂锦二十匹”^[34]邪马台国与魏的往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公元三世纪中叶，日本列岛上形成了以邪马台国为首的部落联盟国家，其频繁遣使主要是为了求得魏国的支持以稳定国内统治，并向与其对抗的其它部落国家施压；此外从经济上来说也可以获得魏国优厚的回赐，增加物质享受、吸收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而魏国也需要与邪马台国形成册封关系以壮大自己的声势来牵制江南的吴国。邪马台国“从其诞生并对外交往的第一天开始就毫无选择地被纳入到了中国皇帝册封周边诸夷的朝贡体制下，心悦诚服地接受着中国皇帝的册封。”^[35]

公元三世纪后半期到四世纪前半期，在日本列岛出现了统一的倭国，即大和国，“统一的大和政权，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东亚诸国的外交活动，作为国家的重要政事之一。”^[36]

公元四世纪中期，朝鲜半岛进入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和争霸的时代，在开始阶段，争霸战争主要是在高句丽和百济之间进行的，双方在战争中互有胜负，而百济略占上风。这时的日本大和政权利用朝鲜半岛的形势，对与其地理位置最近、实力较弱的新罗采取侵扰政策，企图把新罗及其以南的伽倻地区纳入自己的治理范围。

四世纪末五世纪初，朝鲜半岛的形势发生了转变。高句丽自公元 319 年广开土王即位后，国势日益强大并积极南下，在半岛上压迫南邻百济、修好新罗。其间新罗也日渐强大不断压迫百济，百济为了对抗高句丽和新罗的压迫，开始向大和政权寻求联盟。在朝鲜半岛形势发生转变的初期，日本大和国与百济交往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其一，通过建交把百济的视线引向北方，从而为其侵略

多湾贺志岛又发现了“汉委奴国王”金印，后史学家经过与我国扬州地区出土的“广陵王玺”金印的对比鉴别，证实了该金印的真实性。

[33] 程万里《古代中日往来的开端和国家关系的发展》《亚非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06 页。

[34] 《三国志·魏书·倭人传》。

[35] 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国际观察》2003 年第 6 期。

[36] 王金陵《走向国际舞台的大和王权——以倭五王统治时期为中心》，载于《走向国际化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 页。

新罗排除来自西方的竞争者，二是获取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但是公元 400 年的“庚子之役”，日本在与高句丽的第一次交锋中失利，^[37]以这次战争为转折点，日本开始调整其与朝鲜半岛三国的外交和战争策略。面对高句丽的强大攻势，百济与大和政权结成了军事联盟以共同对抗高句丽。但随着高句丽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新罗的日渐强大，大和政权在与高句丽的作战中不断失利，迫使其开始寻找比高句丽威望更高的国家的支持和认可，由此促进了其与中国南朝之间关系的发展。

据我国《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等记载，直到公元 502 年，日本的倭五王先后 13 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这其中，因倭王新立或中国王朝新建而遣使朝贡九次，倭王遣使请求除正四次，被赐授的爵号如“倭国王”、“安东大将军”、“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镇东大将军”、“征东大将军”等。如此频繁的遣使除了巩固王权和维护统一的需要，也是为了在朝鲜半岛权力角逐中取得优势。此外倭五王还向南朝乞求包容范围及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封号，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要求南朝予以支持并承认其对朝鲜半岛南部国家的宗主权。

综观六世纪前日本与中国及朝鲜半岛的关系可以看出，日本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之下，与中国保持着朝贡册封的臣属关系；而其与朝鲜半岛的交往则是着力建立包括百济、新罗在内的半岛南部诸国的“‘倭本位’的册封关系”，^[38]一方面通过插手朝鲜半岛各国之间的战事，保持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获得先进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不断派遣使节向中国大陆政权朝贡，获得在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统治的权威。

3.2 日本对华夷观念的吸收与小帝国意识的产生

3.2.1 小帝国意识的产生及其对朝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甘心对中国俯首称臣的外交政策一直延续到大化改新前。公元 593 年圣德太子任推古朝摄政，在其主导下推行了一系列加强王权、提高国际地位的改革措施，包括制定“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编纂《天皇记》、《国记》史书等。意在强调朝廷、天皇的正统性和权威；此外还崇敬佛教，广修寺院，企图以此来打破氏族割据、加强中央权威。其中《十七条宪法》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较完整而具体的提出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纲领。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为大化改新奠

^[37] 据好太王碑碑文记载。

^[38] 王金林《走向国际舞台的大和王权——以倭五王统治时期为中心》，载于《走向国际化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 页。

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39]

圣德太子执政期间,除了对内进行改革,在外交方面也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七世纪初,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推古王朝决定派遣隋使,并积极吸取大陆文化,充实国力。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公元600年推古朝首次遣使通隋,又据《日本书纪》记载,607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这一时期日本改变过去向中国朝廷请封、朝贡的态度,采取对等的立场。史料记载,使者小野妹子第一次使隋时递交的国书中“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为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理者,无复以闻”。^[40]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份国书反映了当时日本试图以对等地位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虽然它引起隋炀帝的不悦,但由于朝鲜半岛战事的需要,608年小野归国时,隋朝还是遣裴世清出使日本。据《日本书纪》所载,裴世清向日本递交的国书中,在开头便称推古天皇为“倭皇”,^[41]且全书仍是天子对诸侯臣下的语气和意味。据说圣德太子对此感到不快,《经籍后传记》中记载:“其书曰:皇帝问倭皇。圣德太子甚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皇,而不赏其使。”^[42]当年九月裴世清回国时,日本又遣小野妹子第二次赴隋。此次带来的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43]这反映了圣德太子在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追求对等外交的强烈愿望。随使团赴中国的还有4名留学生是4名学问僧,这些留学生中有些人在中国长期滞留,直至充分掌握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后才回国,他们在大化改新及律令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圣德太子遣使隋朝的目的,学界历来有各种不同看法,日本研究者大多认为,其交往目的在于求佛法和输入大陆文化,甚至认为“遣隋(唐)使几乎未见在国际政治上的活动”。^[44]也有的主张遣使入隋是为了“兴隆国内佛教”,607年以后的遣使“不单是为求佛法,而是为了广泛地输入大陆文化”。^[45]另有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指出:倭国遣使入隋是其“政教合一”理念的具体反映,与制定冠位、颁布宪法等一系列内政改革具有内在关联。佛教作为“万国之极宗”,不仅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同时还是臣民“笃敬”的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对推古朝来说,尽快掌握佛教,不仅可以跻身先进国家行列,还能使国内臣民俯首听命,可谓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其直接目的还是在于“买求书籍”,中日之间

[39]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

[40] 《隋书》,倭国传。

[41] 据考证原文应作“倭王”,是《日本书纪》的作者将“王”改为“皇”。

[42] 转引自李寅生《论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71页。

[43] 《日本书纪》推古天皇16年条。

[44] 转引自韩升《论隋倭交往的形式及其实质》,《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115-122。

[45] [日]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90年版,第6页;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53页;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

为大海阻隔，舟楫往来颇为不便，故通过书籍吸纳中国文化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这一模式也为其后的遣唐使所继承。^[46]

无论遣使目的为何，圣德太子所采取的对内对外政策，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像中国那样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尽管日本力图在与隋朝的交往中坚持对等立场，但此时日本的实力与威望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两国之间实力相差悬殊，而且仅靠其单方面的举动也是无法改变业已稳如泰山的古代东亚华夷秩序。但是，圣德太子的“这一做法使日本朝廷意识到本国的地位，也使中国知道了这一点，在当时的世界上这可以说是国际关系的一个纪元”。“圣德太子的方针贯彻在历代邦交中，与中国维持了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47]圣德太子执政时竭力推行平等自主的外交政策，开始在中国皇帝面前自称“日出处天子”、“东天皇”，并称隋皇帝为“日没处天子”、“西皇帝”。与日本处在相同地位的百济、新罗等国都受隋朝的册封，日本则只派使朝贡而不受册封，为的是能与隋朝保持平等的关系，并通过与中国建立对等的国际地位，来显示其优越于新罗、百济。

综上，从圣德太子执政时期与中国交往的事实可以看出，推古天皇时在日本统治者中已经出现了以日本天皇为主的“小帝国”意识。这种意识在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政策中也有所表现，并给朝日关系带来了重大影响。

六世纪朝鲜半岛出现重大变化，新罗开始以独立的姿态与百济、高句丽以及日本大和国展开角逐。六、七世纪之交，中国隋朝与高句丽的冲突、日本与新罗在任那^[48]问题上的矛盾，导致了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据《日本书纪》载，公元562年（钦明天皇二十三年）日本在朝鲜南部颇具影响力的任那被新罗攻占，这里是日本同大陆联系的主要通道，新罗此举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此后大和朝廷一直把“复兴任那”作为对朝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圣德太子摄政期间，继承了这一方针，并因任那问题与朝鲜半岛的百济和新罗进行过一系列交涉。《日本书纪》推古三年（公元595年）五月条记载：“高丽僧惠慈归化，则皇太子师之”。同年来到日本的还有百济僧慧聪，同样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两年后，百济派遣其王子阿佐到日本。随后，日本朝廷派吉士磐金赴新罗，所交涉的应是任那问题。结果，大和使者于翌年携新罗进献的“鹊二只”而归，八月，新罗再进献“孔雀一只”，可见两国的交涉未见成效。公元599年，百济向日本进献驼羊等，翌年日本便向新罗采取了上述军事行动。但是此次行动

[46] 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47] [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4页。

[48] 任那即伽倻，相当于今日朝鲜半岛庆尚南道地区。关于任那政权性质及古代历史上日本是否确曾统治过朝鲜任那地区的问题，国内外史学界至今颇有争论，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古代日本统治朝鲜这一传说，在日本历史中得以长期流传。

的成果极为有限。据《日本书纪》称，日本军队攻占五城后主动撤军，而“新罗亦侵任那”；翌年三月，日本更“遣大伴连啗于高丽，遣坂本臣糠手于百济，以诏之曰：‘急救任那’”，结果高句丽和百济只是分别派和尚僧隆、云聪和观勒前来，而日本虽然组织了新的远征军，却因内部的种种原因不了了之。公元 600 年，日本以新罗进攻任那为由，终于派军侵伐新罗。《日本书纪》记载：“新罗与任那相攻，天皇欲救任那。是岁，命境部臣为大将军，以穗积臣为副将军，则将万余众，为任那及新罗。”^[49]

日本与朝鲜半岛国家的交往和冲突，显示出其军事介入朝鲜半岛南部的意图，而日本这一时期对隋朝外交的深层目的之一，也在于明确隋朝的战略目标，从而相应地制定和调整其对朝鲜半岛的策略。

3.2.2 “日式华夷观”与华夷秩序的冲撞

在圣德太子奠定的内政外交的基础上，日本迎来了大化改新时代，经过一系列改革，日本开始步入封建社会。^[50]这一时期日本在与唐朝的交往中基本上继承了圣德太子时建立起来的争取外交上自主、平等的方针。据《旧唐书》记载：“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51]又据《新唐书》载：“太宗贞观五年（公元 631 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远，诏有司毋居岁贡。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谕，与王争礼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还。”^[52]另据《校订令集注》三一《公式令》“明神御宇日本天皇古记”条云：“邻国者大唐，藩国者新罗也。”同书一三《赋役令》“边远国家条”云：“凡边远国，有夷人杂类之所（所谓夷者，夷狄也，杂类者，夷狄之种类也）”。^[53]这些记载显示出，当时的日本已将自己置于和唐朝对等的地位，而将新罗看成比自己低一等的国家。至于别的国家和地区更是被视为未开化的“夷人杂类”。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已经产生了构建一个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相类似的“日式华夷秩序”的观念。

这种“日式华夷观”在产生的初期与中国华夷秩序产生冲突的表现之一，就是日本与唐罗联军之间发生的“白江之战”。公元 660 年百济为唐罗联军所灭，一部分残存的百济遗臣向日本乞援，于是日本应其请求出兵朝鲜半岛，妄图以援助

^[49] 《日本书纪》卷 19，钦明天皇条。

^[50] 关于大化改新后的社会性质，史学界主张不一。日本学者大都认为改新后的律令社会是奴隶社会的继续。因为大化改新后阶级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公民的沉重徭役负担，其性质与部民的负担并无不同。中国学者除少数人赞成日本学者的观点者外，大多认为大化改新是确立封建制度的改革。

^[51] 《旧唐书》东夷列传。

^[52] 《新唐书》东夷列传。

^[53] [日]片仓穰《日本人的亚洲观——以前近代为中心》明石书店 1998 版，第 21 页。

百济为名，恢复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进而从地理位置上占据有利形势，防止唐朝在控制朝鲜半岛后对日本可能构成的威胁，由此可看出日本“半岛威胁论”思想的端倪。公元663年，日本军队与唐罗联军激战于白江（也称白村江），结果日本大败而归。白江战役是中日关系史上两国间第一次正面冲突，其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但使日本丧失了朝鲜半岛的势力，也使当时的大和朝廷意识到“与唐朝的对立既不利于东亚的稳定，也不利于日唐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54]当时执政的天智天皇调整了政策，对内继续推行改革，以获得贵族对其国防政策的支持，防御唐罗联军对日本列岛的进攻；对外恢复了与唐和新罗的交往，并继续向唐朝派遣使节，不断从唐朝大规模地输入、移植中国文化，从而迎来了学习中原先进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高潮。

白江战役失败后，随着日本强烈自我意识和排外意识的产生，对朝鲜半岛的优势意识也逐渐高涨。公元675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结束了半岛上三国鼎立的时代，统一的新罗在唐朝律令制的影响下，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而新罗与日本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矛盾和摩擦不断。公元755-763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日本时任太政大臣的藤原仲麻吕开始计划征讨新罗，公元761年，命美浓、武藏两国的40名少年学习新罗语，此后又在各道任命节度使，积极为征讨新罗做准备。后来由于藤原仲麻吕的势力下降、民意不从等原因，最终征讨新罗计划废止。由于奈良时代日本和新罗关系的不断恶化，799年后日本与新罗的官方往来正式中止。

这一时期在两国的交往中，日本始终将新罗视为属国看待，为此发生多次日本因新罗派来的使节身份低微而谴责新罗的事件。而在以唐朝为中心的古代东亚国际舞台上，这种摩擦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续日本纪》所载公元753年的“天宝争长”事件。据《续日本纪》收录第十次入唐副使大伴古麻吕归国后的奏文称：“大唐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岁在癸巳，正月朔癸卯，百官、诸蕃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土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宝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55]在日本这则史料作为日本国际地位高于新罗的重要证据而被广泛引用，但对此中国的典籍上却无一记载。因此有不少学者对其真实性存有疑虑，怀疑这件事是日本方面捏造出来的，或者认为是大伴

^[54]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55] 《续日本纪》天平胜宝六年条。

古麻吕回朝后为邀功编造的不实之辞。在此笔者较为赞同牟发松教授的说法,“天宝争长”事件虽因史料欠缺,存在疑点,但并不应简单地看作日本方面凭空捏造,实际上“它在相当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日本在隋唐东亚世界中的外交姿态。”^[56]总之,无论此事真实与否,《续日本纪》中的这一记载不但反映出当时日本对新罗的大国主义姿态,同时也是日本对以唐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提出的挑战。

日本自圣德太子改革到大化改新后律令制国家的建立,王权得到了巩固,国力逐渐强盛。日本不断向隋唐派遣使者,同时通过朝鲜半岛大规模地移植中国文化。到平安时代,日本开始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创造性地使之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形成了“国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儒学思想的传入使日本朝廷统治者的思想和观念发生了变化。以华夷思想而论,中国“自认为华夏是居天下之中央,中国皇帝应是统治天下的共主”。这种思想被日本统治者所接受,并开始模仿中国皇帝的做法,以“华夏”自居,把国内的少数民族及新罗、百济视为夷狄,认为自己是**中国以外的另一个东方“小帝国”。^[57]

综上所述,这种逐渐产生的、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为依托的自主意识和排外意识使日本在当时那种中国文化占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对比自己强大的隋唐仍持有平等交往的意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日本在这种日式华夷观念和小帝国意识指导下的外交,必然与古代东亚的华夷秩序产生冲突,其主要表现就是在与朝鲜半岛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时时表现出上国姿态,造成了日本与朝鲜半岛国家的矛盾和摩擦,从而对古代东亚的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3.3 日本对华夷秩序的即离与中世纪时期的朝日关系

前文已经论述,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是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它以朝贡册封为手段,构建了东亚地区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与朝鲜半岛各国、琉球等国不同,从唐末经五代到两宋、蒙元直到明初的四、五百年,日本长期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中日之间虽然私人商船的往来从未中断,但一直没有官方往来。这期间日本虽然时有朝贡之举,但大都时间短暂且带有实用主义的目的性。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日本从最初的依附追随到丰臣秀吉时代逐渐演变为与中国的华夷秩序相挑战的行为,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对朝日关系和东亚国际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

^[56] 牟发松《汉唐间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世界》,《史林》2001年第6期,61-68。

^[57] 王晓秋、大厅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之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3.3.1 中世纪时期日本对华夷秩序的即离

隋唐时代,日本在从中国吸收先进文明的同时民族意识不断增强,随着自身水平的提高以及唐朝的由盛转衰,日本学习中国的热情也日渐消退。公元894年,日本方面终于废止了遣唐使。从停派遣唐使到明朝初期,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

北宋建国后,希望将日本重新拉回华夷秩序之中,虽主动要求与日本恢复官方往来,但并无结果。直至南宋时期,日本镰仓幕府兴起,才有兴趣同中国交往。然而进入十三世纪中叶以后,南宋王朝时刻面临亡国之危,无暇顾及日本。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元朝,自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起,忽必烈多次遣使东渡招谕,但日本以“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58]为由不予回应。致使元朝付诸于武力,于公元1274年(日文永十一年)、1281年(日弘安四年)两次东征日本。第一次征讨前,忽必烈降诏高丽,命其出兵并提供船只。高丽迫于压力,只得表示配合其征讨。公元1280年,元朝专设征东行中书省(又称日本行省),并任命高丽忠烈王为行省左丞相,令高丽在二次征讨中负责运输军粮、草料等辎重。可以说在这两次征讨过程中,朝鲜半岛成为了元朝向日本扩张的跳板,这致使日本更加忌惮朝鲜半岛对其构成的“威胁”,导致日本的“半岛威胁论”思想进一步加深。由于这两次征讨均因台风而遭受惨败,使日本由此认为蒙元军乃被“神风”所败,而因日本是神国,受神灵庇护,这是“神明显威,现形防之”,“神明之灵威,非人力之所及”,^[59]日本的神国思想得到了激发。总之,忽必烈虽多次遣使诏谕乃至出兵征讨,但均并未促使日本臣服,元代中日之间不交而终。

至明朝兴起,华夷秩序迎来了全盛与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古代东方的华夷秩序国际关系体系终于具备了日臻完善的内涵与清晰的外缘。大明帝国,以郑和远航事业为代表,终于在前代的基础上织成了一张古代世界空前规模的以华夷秩序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网络。与此同时,十四世纪末日本结束了南北朝对峙,室町幕府在足利义满的影响下,积极与明朝展开外交接触。公元1401年,足利义满遣使携带国书赴明进贡,就建立外交、贸易关系问题进行交涉。1402年,明成祖正式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中日两国建立了具有外交意义的朝贡册封关系。公元1403年明朝燕王朱棣篡位成功,改元永乐,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即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遣使来贺,以属国自居,表示愿意奉明“正朔”。自此,日本重入华夷秩序圈,时时来贡。公元1407年又经足利义满的通商请求,中日两国之间

[58] 《明实录》第68卷“洪武四年条”。

[59] 汪向荣,汪皓著《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的朝贡勘合贸易也随之开始。

足利义满所以积极开展与明朝的外交往来并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除了政治上企图借助明帝国的声望巩固将军地位之外，更主要是希望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足利义满的对明外交，使日本“尽管在国书中称臣，但并没有赋予明帝以任何政治权力或承担何种政治义务，相反，却在经济领域中获得最大的实惠”，^[60]日本商船随贡使常常排山倒海而来。而足利义满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开始拒绝向明朝朝贡，中断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和贸易往来，此后的足利义教及其后继者虽一度恢复了对明朝的外交易贸易关系，但由于宁波“争贡事件”致使明朝重提海禁政策。加上日本国内战乱，到十六世纪中叶，日本与明朝正常贸易往来再次中断，日本又回到了孤立的状态，置身于中国的华夷秩序之外。

从上述史实来看，日本室町幕府时期对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主要还是经济性或功利性的，“这显示出日本加入国际体系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以道义与责任为准绳，而是以建立在功利基础上对国际社会进行利益索取为标准的实用型的外交生存理念。”^[61]及至公元 1590 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为了满足领主大名对土地的追求，并通过发展海外贸易来加强经济基础，终于 1592 年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试图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日式华夷秩序。

3.3.2 丰臣秀吉的征韩思想及其对朝日关系的影响

室町幕府末期日本陷入大名割据混战的战国时代，在连年的国内动乱中，织田信长势力逐渐壮大，于文禄十一年（公元 1568 年）攻下京都，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公元 1582 年织田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后，其部下丰臣秀吉迅速崛起，被朝廷任命为关白，并于天正十八年（公元 1590 年）实现了日本全国的统一。丰臣秀吉在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的过程中形成了“首先征服朝鲜，然后占领中国，进而征服东南亚各国”的战略构想。他在外交上采取强硬态度，妄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秩序，对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发起了挑战，终于导致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

丰臣秀吉的对外侵略野心在其追随织田信长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之时就已显露出来。天正五年（公元 1577 年）他曾对织田信长说过：“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62]这一战略构想在其稳定国内统治之后很快付诸实践。天正十五

^[60] 张生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 220 页。

^[61] 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国际观察 2003 年第 6 期。

^[62] [日]赖山阳《校刻日本外史》，转引自吴廷璠《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4 页，注释 12。

年（公元 1587 年）丰臣秀吉平定了九州地区，于天正十六年（公元 1588 年）八月，通过萨摩藩主津义久向琉球王尚永修书，以琉球“不供职”为由命其遣使谢罪，否则便会出兵征伐。尚宁登上琉球王位后不久，就遣使至萨摩，致书并献方物以修和好。随后丰臣秀吉又多次命岛津氏致书尚宁，要其贡献方物，但是琉球以贫困为由加以拒绝。可见丰臣秀吉对华夷秩序的挑战，不仅表现为对朝鲜的侵略野心，对东亚的其他国家如琉球，也命其对日本称臣纳贡，企图将其纳入以日本为中心的“日式华夷秩序”当中。天正十九年（1591 年）及丰臣秀吉正为侵略朝鲜做准备之时，他亲自修书致琉球王尚宁，强令尚宁在其侵略朝鲜时出兵相会。秀吉乃致书尚宁曰：“我自卑贱膺运兴，以威武定日本，六十余州既入掌中，至远近无不共朝贺。然尔琉球国，自拥弹丸之地，恃险远，未聘贡，故今特告尔，我将明春先伐朝鲜，尔宜率兵来会。若不用命时，先屠乃国，玉石俱焚之。”^[63]这为日本日后吞并琉球埋下伏笔。

公元 1590 年，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李昖，明确表达了其侵略野心：“……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蕃，役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王其率士卒，会军营，为我前导。”^[64]可见丰臣秀吉不仅将朝鲜视为其蕃属国，更要假道朝鲜侵略中国，以实现“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的最终目标。朝鲜方面对于丰臣秀吉的要求予以拒绝，并向明朝通报，此后丰臣秀吉便开始积极准备侵略朝鲜。

文禄元年（公元 1592 年）四月，第一批日本军队于朝鲜釜山附近登陆并发动进攻，日本史称“文禄之役”。当时朝鲜守军抵抗不利节节败退，日军在两个月内攻占了京城、开城和平壤。朝鲜国王向明朝求援，明朝于当年七月派援兵抵达朝鲜。在援朝明军的帮助下，两国军队于公元 1593 年收复了平壤至开城的失地，明日进行第一次议和交涉。但随着和谈的破裂，庆长二年（公元 1597 年）丰臣秀吉再次发兵重犯朝鲜，日本史称“庆长之役”。此时明、朝两方的军队实力大为增强，而日本方面，各大名由于之前参加“文禄之役”损失惨重未获补偿，厌战情绪颇高，战斗力大为减弱。庆长三年（公元 1598 年）丰臣秀吉病死，在明朝军队的攻击之下，日军开始陆续从半岛撤退。这样历时七年的日本侵朝战争宣告结束。

对于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的动机，学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我国学者吴

[63] 郑操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 3 月，第 536 页。

[64] [日]赖山阳《日本外史》，转引自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8 页。

廷璆认为，丰臣秀吉是“想把尚未驯服的封建大名引向国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满足特权商人的欲望，适应原始资本积累的掠夺性。”^[65]笔者也认为，从当时日本国内情况和丰臣秀吉提出的征服朝鲜，占领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宏伟蓝图”来看，其目的显然是想从海外获取领土、独占海外贸易的特权，以谋发展生产力，加强其独裁的经济基础以巩固其已取得但并不稳固的政权。除此之外，日本传统的神国思想也是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如 1593 年中日就“文禄之役”进行和谈时，日方称：“夫日本者神国也，神即天帝，天帝即神也，全无差。依之国俗带神代风度，崇王法，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虽然尔来风移俗易，轻朝命，英雄争权，群国分崩矣。……后及壮年，夙夜忧世愁国，再欲复圣明于神代，欲遗威名于万代。思之不止，才历十有一年之间，族灭凶徒奸党，而攻城无不拔削，国无不废。有乖心者自消亡矣。既而国富家娱，民得其处之所，欲无不遂。非予力，天之所致也；日本之贼船，年来入大明国，横行于村村，虽成寇，予曾依有日光照临天下之先兆，欲匡正八极。而及远岛边陲，海路平稳，通贯无障碍，制禁之，大明亦非所希乎？何故不伸谢词耶？盖吾朝小国也，轻之侮之乎？以故将兵欲征大明……”^[66]可见日本固有的神国思想和日式华夷观念对丰臣秀吉产生的影响，是其发动对朝战争的深层思想根源。丰臣秀吉把日式华夷观念推向了极端，对近代日本明治政府初期以朝鲜为跳板来侵略中国的“征韩论”策略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后来产生的军国主义思想，在此已初见端倪。

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战争完全违反华夷秩序的礼制原则，体现出了“日式华夷观”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华夷秩序的冲击和破坏，给朝鲜、日本和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同时也导致了日本与中国和朝鲜关系的全面断绝以及中朝宗藩关系高度密切。

公元 1600 年，德川家康发动关原会战，推翻了丰臣的统治，再次统一了日本，并建立了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幕府——江户幕府。鉴于丰臣秀吉侵朝战争之后日本与东亚各国关系的恶化，明朝和朝鲜对日本采取了防御和封锁政策，德川家康与其后继者积极展开对明和朝鲜的议和交涉，谋求恢复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以及与朝鲜的交邻关系。包括表示愿意派遣使者到明朝交涉、通过琉球提议通商方式等；与朝鲜展开假道通贡交涉，包括前期的议和假道和后期的“平辽通贡”。但由于丰臣秀吉侵朝战争的恶劣影响，导致日本“被迫作为与中国保持一定通交关系的不

^[65] 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0 页。

^[66] [日]田中健夫编《善邻国宝记·新订续善邻国宝记》，集英社 1995 年，第 380-382 页，转引自陈小法《日本“神国思想”与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许昌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92-96。

完全成员定位在华夷秩序的边缘，最终走向以朝鲜和琉球为通信国、以中国和荷兰为通商国的所谓‘锁国’体制”直至近代。^[67]

^[67] 陈文寿，《近世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 2002 年，第 33 页。

第四章 日本古代史观的外延与对外扩张理论

4.1 “征韩论”与“满鲜史观”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走上了扩张军备和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并确定了一项对亚洲国家侵略扩张的政策，即“大陆政策”。在大陆政策的总范围内，日本首先以朝鲜和中国为侵略对象，与此同时在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鼓吹下，“征韩论”、“满鲜史观”、“文明史观”等各种侵略扩张和殖民主义的理论学说纷纷出笼，给日本的侵略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4.1.1 “征韩论”的缘起与实施

早在明治初期的“征韩论”形成之前，日本的神话传说之中便存在着古代日本曾经统治过朝鲜的说法，如前文所提及的《记·纪》中有关“神功皇后征伐三韩”、“任那日本府”的记载等。史学界对于古代历史上的日本是否曾经统治过朝鲜半岛南部一事颇有争议，但这些传说确实在日本历史中得以长期流传，它影响了一部分日本人的“朝鲜观”，也激发了日本对朝鲜半岛强烈的征服欲。及至十六世纪，丰臣秀吉两次以武力入侵朝鲜虽以失败告终，但其计划与行动却为近代日本“征韩论”的提出提供了传统的“样本”。

日本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威胁之时，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就主张向朝鲜和中国大陆进犯，即所谓的“失于俄美者，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伊始，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物的木户孝允（1833-1877）提出了“征韩论”，并将其定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目标。1869年初他在日记中写道：“明朝岩仓公出，下问前途大事，将以数事上闻，其尤大者有二：速定天下方向，遣使节赴朝鲜，问彼无礼，彼若不服则鸣罪攻击其土，祈能大显神州之威；然后立即一变天下陋习，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68]其时，明治政府命对马藩官吏携国书出使朝鲜，通知新政府成立以打开朝日国交，但朝鲜因国书中有“大日本皇帝”、“皇”、“敕”等字样，便拒绝接受国书并不接待日本来使。日本政府由此为借口，掀起了“征韩论”的舆论宣传高潮，开始拟订对朝政策。

“征韩论”提出后，侵略朝鲜的政策立即在日本政府内部达成共识，但是在什么时候“征韩”，政府内部存在不同意见。1871年，日本向西方派出了以仓岩具

^[68] [日]日本史籍协会编，《木户孝允日记》第二，第159-160页。日本史籍协会，1931年版。转引自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视为首的使团，木户孝允也随团进行考察。在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高度发展后，木户认为应该先搞好日本内政，待国力强大后再进行征韩，即所谓的“内治优先”论；而西乡隆盛等人却主张用“征韩”转移日益激化的国内矛盾，于是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征韩”出现了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即征派”和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代表的“缓征派”之间的争论。争论结果，“缓征派”占据上风。以大久保利通为代表的“内治派”掌握了日本政府大权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措施，为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做了准备。随着日本的“内治”取得一定成效，既定的“征韩”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派围绕“征韩”进行的争论从本质上讲并无区别，这种争论只是在侵略朝鲜时机上、而不是侵略政策实行与否的争论。

1894年，日本发动了旨在控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大陆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日中媾和条约》（即《马关条约》），清政府承认“朝鲜国为完全无缺之独立国”，中国与朝鲜的宗主国关系从此结束，为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提供了条件。此后日本通过强迫朝鲜签订了一系列《日韩条约》，不断扩大对朝鲜的控制权，直至1910年8月威逼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实行所谓的“日韩合并”。日本政府的“征韩论”终于以吞并朝鲜而落幕。“日韩合并”后，日本大肆掠夺朝鲜土地、控制朝鲜经济命脉、摧残朝鲜民族工业，对朝鲜人民实行“日韩一体”的奴化政策，对朝鲜实行了赤裸裸的殖民统治。

综上所述，“征韩论”不仅是日本侵略朝鲜的理论依据，而且转化为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和直接行动。“日韩合并”使日本推进“大陆政策”有了立足点，近代日本帝国主义以朝鲜为跳板，迈出了侵略中国东北和大陆的步伐。

4.1.2 “满鲜史观”的出笼及其实质

二十世纪初，日本在对东北和朝鲜半岛进行侵略及殖民统治的过程中诞生了“满鲜史”研究，它是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把满洲地区^[69]和朝鲜半岛的历史结合起来形成的。对于日本首先提出“满鲜史”研究的人物和具体时间尚不明确，但1908年“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设立使“满鲜史”进入系统研究阶段。从这时开始“满鲜史”这一概念开始被使用并成为学界的一般用语。^[70]

1908年初经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同意后，在满铁东京支社成立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其研究工作由东洋史学家白鸟库吉

^[69] “满洲”一词本为族名，作为民族称呼旧指满洲族（即满族），随着近代列强的入侵逐渐被移作地名，即对东三省的通称。

^[70] 参见[日]井上直树《近代日本的高句丽史研究——与“满鲜史”、“满洲史”相关联》，《高句丽研究》18，2003年版。

(1865-1942)主持。对于该部的基本宗旨,白鸟库吉阐述为:“现代各种事业都立足于确实可靠的学术基础之上,满韩经营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幼稚时期,缺少足以作为指导实际事业方针的意见。再从我们专门研究的史学方面来看,满韩的政治史与民族竞争事迹甚至还有许多未曾阐明的地方……朝鲜同我国过去和现在都有着亲密的关系,而朝鲜半岛的风云演变又经常来自满洲旷野,从而满洲过去和现在也同样直接同我国国运的隆替存在着关系。……这就是我所以大力主张从学术方面研究满韩是当务之急的第一个理由。”

^[71]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白鸟库吉认为,面对日俄战争后的“满鲜”新形势,应该从学术上作基础研究。但是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建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目的不止于此。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与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攫取了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并于1906年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确定了“经营满洲”的政策。然而“满铁从设立起就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公司,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政策的执行机关。”^[72]满铁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作为其下设部门之一的满鲜历史调查部所从事的活动,不可能是单纯的学术调查研究。在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成立之时,满铁总裁后藤新平曾说:“我认为为了使人们了解日本在东洋的特殊使命,并阐明东洋人在东洋活动的基础起见,进行历史习惯调查对于殖民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历史关系的调查可以激励研究世界殖民政策的学者,从而对于一般社会工作也能产生巨大的作用。”^[73]可见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成立,除了从“纯学术”的角度对“满鲜史”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从“满韩经营的实际需要”出发。

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设立后成为“满鲜史”研究的中心,白鸟库吉、稻叶岩吉、池内宏、津田左右吉等人通过六年的调查研究,于1913-1914年先后出版发行了《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及《文禄庆长之役》。1914年,因该部不符合满铁以营利为主的宗旨而被撤销,此后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被东京帝国大学所继承,在满铁的资助下继续进行研究。到1934年6月,共刊行《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13册。^[74]这些研究成果是对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历史地理进行了仔细考证后得出的,曾一度被日本东洋史学界称颂为能向世界炫耀的一大业绩。

在“满鲜史”研究中,“满洲史”和“朝鲜史”并不是处于同等位置,“满洲

^[71] [日]白鸟库吉《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序。转引自解学诗《从史学博士白鸟库吉到右翼狂人大川周明》,《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139-146。

^[72] 李红梅、萨殊利《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设立与日本侵华政策》,《北方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72-76。

^[73] [日]上田恭辅《后藤新平》第二卷,第686页。转引自解学诗《从史学博士白鸟库吉到右翼狂人大川周明》。

^[74] 日本历史研究会《满洲史研究》第263-264页记载,该研究报告共14册。13册之说可能是将津田左右吉的中国思想史论文除外了。另据昭和11年12月《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即刊总目录载:共为15册。参见解学诗《从史学博士白鸟库吉到右翼狂人大川周明》注释13。

史”是“满鲜史”的中心，“朝鲜史”则是“满州史”的附属。这是由于满州地区的政治变化对朝鲜历代王朝的兴衰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十九世纪中期，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一书中规划日本开国之方策时提出，日本应“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吕宋诸岛，可渐示进取之势”，“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以交换所失于露（俄）国者，并以鲜、满之地以为偿。”^[75]吉田松阴使用“满洲”这一概念时把“满洲”与中国并称，从中不难看出日本向中国东北侵略扩张的政治意图。

近代日本在进行“满鲜史”研究过程中，把“满洲”处理为与“中国”毫不相关的概念，并将“满洲”地区与朝鲜半岛相结合，宣扬“满鲜不可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成员之一稻叶岩吉，在对“满鲜史”进行理论化的过程中首先提出了“满鲜不可分”理论。他提出了以下三点论据：第一是民族性问题。认为朝鲜从古代到李朝，大部分的王室都是满洲系或是北方支那系，他们是大陆失败的政治势力。第二从政治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燕、秦、汉、高句丽、唐、元等王朝大部分都越过鸭绿江对满洲和朝鲜半岛的一部分进行了统治，因此鸭绿江和图们江并没有起到国境的作用。第三是经济性的问题。他认为把鸭绿江和图们江当成国境，把两江之间的谷地变成无人地带是清朝的要求，朝鲜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意的。而朝鲜人民到满洲窃取自然资源、进行农业生产等体现了满洲与朝鲜半岛经济的相互依存。^[76]

综上所述，随着近代日本对中国和朝鲜侵略行动的扩大，日本政府逐渐注意到满洲、朝鲜和中国的现状，并欲探究其历史、民族与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建立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所进行的“满鲜史”研究，必然带有政治目的。“‘满鲜史观’是日本强占朝鲜半岛后，为抹杀朝鲜民族的独立意识并将满洲与朝鲜半岛视为一个整体以取得侵略满洲的理论基础，而动员其御用学者勉强拼凑的谬论。”^[77]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以“满鲜史观”为指导，对“满洲史”、高句丽史、渤海史等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为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殖民侵略行径提供了历史依据。

4.1.3 “满鲜史观”与日本对高句丽史、渤海史的认识和研究

“满鲜史观”不仅把“满洲史”从中国史中独立出来与朝鲜史相结合，强调“满鲜不可分”，还把对高句丽史、渤海史的研究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于

^[75] 《日本思想大系·54·吉田松阴》岩波书店1982年版。转引自关捷等主编《中日甲午战争全史》战前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76] 参见[日]井上直树《近代日本的高句丽史研究——与“满鲜史”、“满洲史”相关联》，《高句丽研究》第18集，2004年。

^[77] [韩]姜万吉著，陈文寿译《韩国近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1932年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此后开始对“满洲史”进行新的探索，把高句丽和“满鲜史”定为新“满洲史”的主要部分。

在对高句丽史的研究中，首先，把扶余族、高句丽族、秽貊、沃沮等民族都说成是满洲民族，其中高句丽族是从扶余族中分离出来的一支。其次，把高句丽看成是“满洲最初的独立国”，高句丽国家的发展过程是在同中国历代王朝的不断斗争中实现的。这种认识在评价广开土王、长寿王时代高句丽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对“满鲜史”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认为，广开土王和长寿王时高句丽把百济压迫到满洲的东北并向北扩张领域，实现了“满洲族国家的第一次的全盛。”第三，认为在隋唐两朝的威胁下，高句丽国家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奋起反抗，显示出了满洲民族的英勇气概。百济和高句丽的灭亡之后朝鲜半岛被新罗统一，满鲜的形势完全换成新的面貌，而此后朝鲜半岛的完整存立、和平发展是以高句丽国家的发展和抗争为保障的。第四，在文化方面通过对高句丽壁画、古坟等遗迹的研究，强调高句丽文化的独创性。^[78]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朝鲜半岛和中国本土侵略的深入，这种“满鲜史观”指导下对高句丽史的认识和理解不断被强化、系统化。

日本在进行“满鲜史”研究的过程中，之所以强调对高句丽史的研究，也是为了给其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行动寻找历史依据。日本在朝鲜半岛建立殖民地后继续向中国东北进军，并不断向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将高句丽看成是在历史上与其有相似先行经验的国家。认为“千年之内在朝鲜半岛上拥有向北推进这样庞大势力的王国只有高句丽，同时也只有高句丽能够确保辽东半岛的独立，从而能够保证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发展”，^[79]“高句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同时在满洲和朝鲜的境内建立了国家，它的存在真正体现了‘满鲜如一’”。^[80]而日本在朝鲜半岛建立殖民地后，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则成了“追随高句丽的脚步谋求新的发展。”

在满鲜史研究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对渤海史的研究。当时的日本学者认为，虽然满洲最初的统一国家（即高句丽）被汉族势力所灭亡，但不能因此将满洲视为中国的领土。唐朝灭亡满洲地区的高句丽后，在其故地设置安东都护府，但在其北部有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于公元698年建立了震国，公元713年大祚荣被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震国”更名渤海，这就是满洲族第二个统一国家渤

^[78] 参见[日]井上直树《近代日本的高句丽史研究——与“满鲜史”、“满洲史”相关联》，《高句丽研究》第18集2004年。

^[79] [日]稻叶君山《朝鲜半岛的保障和辽东半岛》（下），《东洋时报》106，转引自[韩]朴灿兴《满鲜史观对高句丽史的研究和认识》《北方史论丛》8号，高句丽研究财团2005年，181-208。

^[80] 参见[韩]朴灿兴《满鲜史观对高句丽史的研究和认识》。

海国的成立。^[81]白鸟库吉将渤海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视为“通贡”，认为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而高句丽属朝鲜史的范围，因此渤海史应放在朝鲜史范围内。^[82]由此对于渤海史的研究就被纳入了“满鲜史”的研究范畴，这对日本的渤海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渤海国于公元 698 年建国，公元 727 年正式遣使日本，此后至渤海灭亡的近二百年间，渤海与日本之间往来不断。据统计，渤海曾向日本派遣使者 34 次，日本派遣渤海使 14 次。渤海与日本的外交，根据其目的不同，可分为前后两期。渤海国建立之初，为了对抗唐朝和牵制新罗，其统治者便试图争取与新罗交恶的日本结盟。但后期随着渤海与唐朝关系日益好转以及东亚国际形势趋缓，使得渤海国对日本外交由政治目的转为以经济目的为主。从日本方面来讲，其对渤海的外交建立在牵制朝鲜半岛的新罗的战略基础之上，试图建立唐—日—渤的态势以对新罗施压。公元 727 年，渤海王大武艺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等 24 人首次赴日。其随带国书用词谦诚友好，受到了日本朝廷的隆重接待，但日本圣武天皇所复国书中称：“天皇敬问渤海郡王：省启具知。恢复旧壤，聿修曩好，朕以嘉之。”^[83]显示出一种大国、上国的姿态。此后日本在与渤海的交往过程中，时时显示出一种将渤海视为臣属的上国姿态，同时也希望渤海对其行朝贡之礼，以树立“东亚小帝国”形象，这种把渤海视为藩属的意识屡见不鲜。然而这种意识是日本朝廷强加于渤海的，根据史料可知，虽然渤海赴日使臣所带国书中流露出自谦和对日本天皇恭维与颂扬的态度，却并没有向其称臣。因为渤海国王的国书不作朝贡形式，并且多次派出的遣日使“未賚国书”，两国由此产生的摩擦不断。如公元 752 年渤海第三次遣日使未賚国书，引起孝谦天皇的不满，在其致大茂钦的国书中斥责道：“王僻居海外，遣使入朝，丹心至明，深可嘉尚，但省来启，无称臣名。……先回之后，既赐敕书，何其今岁之朝，重无上表。以礼进退，彼此共同，王熟思之。”^[84]尽管如此，渤海在与日本遣使往来过程中始终坚持对等外交，并没有向日本称臣，因而两国所谓的朝贡关系实际上不能成立。

对于渤海国的族属，是否是高句丽继承国等问题，中外学界目前尚有争论。现在日本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渤海史应属于朝鲜史的范畴，并且主张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还进一步认为，渤海之所以与日本之间有着频繁交往的主要原因，就因为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85]韩国学者也大多主张渤海为高句丽继承国，渤

[81] 同上。

[82] [日]白鸟库吉《关于渤海国》，《史学杂志》第 44 编第 12 号，1932 年 12 月。

[83] 《续日本纪》，天平胜宝五年条。

[84]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中日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99 页。

[85] [日]熊古公男《日本与渤海的交流史及近年来日本方面的研究状况》，《北方文物》2000 年 1 期，109-112。

海史的研究属于朝鲜史范畴。^[86]我国学者从渤海国主体民族的构成、族属、族俗等多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证,普遍认为,渤海与高句丽不属于同一族属,渤海国不是高句丽的继承国。^[87]

4.1.4 殖民史观及其对朝鲜历史的叙述

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对朝鲜半岛侵略步伐的加快,日本对朝鲜历史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并出版了由林泰辅主编的《朝鲜史》。1910年日韩合并前后,日本的御用学者又炮制了“日鲜同祖论”,企图建立关于朝鲜半岛历史的所谓停滞论、后进性论。日韩合并以后,由朝鲜总督府设置的朝鲜史编修会编纂了37卷本的《朝鲜史》。在该书的编纂宗旨中写道:“朝鲜人与其它殖民地的野蛮的半开化民族相异其趣,在文字文化方面堪与文明人相提并论。所以,古代流传至今的史书很多,新的著书亦不少。但是,前者作为独立时代、殖民地时代以前的著述,缺乏与现代的关系,且存在令人追想独立国旧梦的弊端。后者或是叙述日、清、俄在朝鲜的势力竞争,说明朝鲜的向背;或如所谓《韩国痛史》等在外朝鲜人的著书,不分真相地妄加评说。这些历史书扰乱民心,毒害之大无可估量。”

殖民史观将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置于他律性和停滞性、后进性两种特性的基础上加以说明。所谓他律性即否认朝鲜史的主体性发展和朝鲜半岛独立的历史性及文化性,其要点是指朝鲜半岛的历史不是凭借朝鲜半岛的居民自发的活动而发展,而是依靠中国、满洲、日本等周边民族的刺激和统治而维持的。如在古代史部分宣扬“任那日本府说”,认为朝鲜半岛的一部分处于日本的支配之下;并认为中世纪的朝鲜半岛一直接受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缺乏独立性。所以日韩合并并非朝鲜的灭亡,而是回归古代社会的韩日关系,试图以此将其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合理化。停滞性、后进性则声称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地区因应世界史的发展过程而呈现时代的阶段性发展,但相比之下朝鲜半岛的历史缺乏世界史的发展性,直至近代初期还停留在古代社会的水平。也就是说在日韩合并前的朝鲜社会发展尚处于以为落后的状态,而正是日本对朝鲜殖民统治使朝鲜社会经济等水平一跃从古代跨入近代。^[88]

综上,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建立“满鲜史观”、编纂《朝鲜史》等著作对朝鲜历史进行歪曲,认为朝鲜半岛的历史不是凭借朝鲜半岛的居民自发的活动而发展,

^[86] [韩]朱荣宪《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者》,《考古民俗》1967年1月;[韩]李龙范、朴荣海《渤海是继承高句丽的国家》,《历史科学》1986年第3期。

^[87] 李殿福、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武玉环《渤海与高句丽族属、族俗的比较研究》,载于李国强、李宗勋主编《高句丽史新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著《渤海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88] 参见[韩]姜万吉著,陈文寿译《韩国近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168页。

而是依靠中国、满洲、日本等周边民族的刺激和统治而维持的。因此朝鲜半岛唯有与大陆，特别是满洲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将其历史和文化体系化，并进一步宣扬朝鲜半岛的一部分曾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且日本不仅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甚至在文化和历史方面都优于朝鲜半岛。在这种对朝鲜半岛独立的历史性和文化性进行否定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的殖民史观，为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行径提供了历史依据，对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朝鲜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4.2 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文明史观”

4.2.1 “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

所谓“大陆政策”，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至1945年军国主义灭亡时止，向中国和朝鲜等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梦想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方针。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出现的“海外雄飞论”奠定了“大陆政策”的最初理论基础，而明治初期的“征韩论”成为大陆政策的指导思想。

“海外雄飞论”是当时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集中论述的对外扩张主义思想，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主要代表人物为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等人。左藤是幕末的扩张主义者，其思想核心是“中国征服论”，他认为：“皇国为大地最初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全世界皆为其郡县，万国之臣民皆为其臣仆。”进而提出：“如以此神州之雄威，征服微不足道之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有何难哉。”^[89]吉田松阴继承和发展了佐藤信渊的扩张主义，不仅要吞并朝鲜和中国，还要君临印度。他强调：“保国不应仅以不失富裕为满足，而要增补其不足”，因此，“为今之计，我国宜严守国境，厉行条约以牵制美、俄两国。乘机开拓蝦夷，收服琉球，夺取朝鲜，挫败满洲，压迫中国，进而君临印度。”吉田松阴的主张直接影响了他的弟子木户孝允、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等人。维新初期的“征韩论”就是在承袭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海外雄飞论”的基础上提出的。

日本幕末的“海外雄飞论”，在当时只是一种具有一定空想性的社会思潮。明治初年，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物木户孝允等人将“海外雄飞论”具体化为“征韩论”，并将其定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目标，从而成为“大陆政策”的直接思想前提。1868年，木户提出“征韩”主张，他在日记中写道：“明朝岩仓公出，下问前

^[89] [日]佐藤信渊《混同秘录》载于《日本思想大系》45《佐藤信渊》，第426页。转引自关捷等主编《中日甲午战争全史》思潮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途大事，将以数事上闻，其大者有二：速定天下方向，遣使节赴朝鲜，问彼无礼，彼若不服则鸣罪攻击其土，祈能大显神州之威；然后立即一变天下陋习，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次年2月，木户第三次提出“征韩论”，再次强调：“韩地之事，乃全国借以成立国体，故以今日之宇内条理推之，（日本）于东海大放异彩者自此始。”^[90]随后，日本外务省便派遣佐田白茅、森山茂和斋藤容三人赴朝鲜从事调查研究。结果，三人一致认为，由于远东形势的演变，日本必须“征韩”。

山县有朋继承和发展了木户孝允等人的“征韩论”，在日本明治政府初步具备向外扩张的基本条件，以及经过对中朝两国国情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益线”论。1890年12月，日本召开了帝国议会第一次会议，山县有朋以日本首相的身份发表了《外交政略论》的施政方针演说，强调：“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大凡国家不得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91]

山县有朋的施政演说，代表日本政府的意志和决策，标志着“大陆政策”的初步形成。明治初期的“征韩论”不仅是“海外雄飞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建立在明治维新后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需要的基础之上的，具有实际内容和具体目标，并试图付诸实践的向外扩张主义思想。不过，由于当时条件尚不成熟，故尚未形成日本统一的对外政策。而“保护利益线”的观点，却集“海外雄飞论”和“征韩论”之大成，并使之理论化。当日本综合国力，尤其军事力量已基本上足以发动一场对外战争且这种理论的鼓吹者又掌握了主宰国家的大权时，这种理论便变为国家政策并付诸实施了。

4.2.2 日本的“文明史观”

“文明史观”的创始人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论家一福泽谕吉。他主张：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并循着“野蛮一半开化一文明”的轨道前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文明压制野蛮，落后受制于先进，综观福泽谕吉关于中国的论述，无一不是由此出发，依据“文明史观”，产生了他对中国的批判、蔑视进而对中国和朝鲜进行扩张侵略的欲望。

近代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在东亚率先实现了民族独立，但同时很快就步入了对外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之路。这亦是福泽谕吉所

^[90] [日]日本史籍学会《木户孝允文书》第1卷，第159—160、231页。转引自薛子奇、周彦《海外雄飞论——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

^[91] [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03—205页。转引自关捷等主编《中日甲午战争全史》战前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谓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使日本“脱亚入欧”的“文明”之路。1875年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一书，“可以说是标志着日本近代知识阶层突破了此前传统的儒学华夷观而开始以新的世界观—资产阶级文明史观来观察和认识世界”。^[92]福泽将欧美各国的西方文明形态视为具有普遍标准意义的文明，据此他站在西方国家体系的立场上将世界划分为野蛮（非洲、澳洲）一半开化（中国、朝鲜等）一文明（欧美）的国家序列。中国先是被划分入半开化，后来则被划入野蛮国家之列。这种一元论文明史观极大地左右并限定了他认知中国的方法，以至于他后来站在日本率先达成“文明”的优越立场上，以西方看待早期亚洲的图式提出了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皆是文明对野蛮之战的谬论。福泽在书中提到中国的落后和日本在吸取西方文明方面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而使中国“蒙昧落后”的儒学也正是妨碍日本“文明开化”的原因。他站在“文明”的立场竭力主张扫除日本国内儒教影响，后期则主观臆断地以“儒教=中国文明”的公式，沿用“文明主义→反儒教主义→打倒儒教宗主国”的逻辑推导，把认识论中的分析概念等同于所谓拒绝文明开化历史趋势的保守固陋的实体国家。可以说后来他构想“脱亚”的思维范型在此已见端倪，即作为其形势政策论结论的“脱亚论”的理论基础，则是此思想结构论的“文明史观”。^[93]

福泽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逐渐以“文明的日本—未开化的中国、朝鲜”这一公式把日本自我规定为“东洋文明之魁”，提出了日本“东洋盟主论”，宣称“方今东洋列国之中，作为文明中心并堪任盟主以挡西洋诸国者，舍我日本国民又其谁也。必须觉悟保护亚细亚东方是我责任”，对中国、朝鲜可以“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必速使其效我进入近时文明。不得已之场合，以可以武力胁迫其进步”。1885年，福泽提出了“脱亚论”，以其文明史观的思路解释便是：在今日的世界上，不采纳西洋文明便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而中国、朝鲜固守古老的传统，因而不能维持独立，其领土势必为世界文明国所分割；日本所应采取的政策是，不能再等待邻国的开明来共谋大业，不如脱其队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按照西方列强对待中朝的办法来“处分”邻国。在《日清战争乃文明野蛮之战》一文中，他把侵略美化为谋求“文明开化者与试图妨碍进步者”之间的战争。

近代日本成功地通过吸收西方文明实现了近代化，实力大张可比肩于欧美列强，而中国和朝鲜却在此道上举步为艰，国力积弱甚至面临被分割的危险。这使

^[92] 吴怀中《“文明史观”在近代日本对华认识及关系中的影响》，《日本学刊》1998年第5期。

^[93] 同上。

得日本产生了对中国、朝鲜及其文明的蔑视感和对日本及其文明的盲目优越感，而且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形成了带有日益膨胀的国家使命性的文明扩张论，成为日本对中朝发动侵略战争的又一理论基础。

4.3 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历史教科书问题

4.3.1 日本新民族主义的表现与影响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只能界定在近代民族国家时期的内外阶级关系之内，即指资产阶级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显然具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但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形成后，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其民族主义则体现为在近代合理主义指导下推行的民族扩张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94]在日本的历史上，民族主义同样起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它既是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精神动力，也是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支柱，这一思潮在近代的日本曾恶性膨胀，表现为极端的军国主义，给中国、朝鲜及东亚各国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伤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族主义在日本又有重新抬头之势，并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即“新民族主义”思潮，它不断推动着日本的政策走向右倾，危害着东亚地区的和平和安全。这种思潮主要表现为：肯定和美化侵略战争；努力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及力图修改和平宪法等。

二战后，和平主义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占据着主流地位，日本社会对民族主义是忌讳和警惕的，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逆转。199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1周年之际，由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与此相呼应，以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大肆鼓吹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认为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来自美国占领当局改造日本思想的“东京审判史观”和基于原苏联国家利益的“共产国际史观”，并形成了“否定日本国家”的历史意识。因此应在国民中间进行“对本国历史充满自豪的”以及“值得骄傲的”教育，而不是否定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95]在“自由主义史观”指导下，以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为会长、藤冈信胜为副会长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在2000年完成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与《中学社会教科书》的书稿，并自诩此教科书有五大特色：如“体现

^[94] 蒋立峰《关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http://www.cass.net> 2003-5-24。

^[95] 参见吴广义《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之代表理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献身、公共心、勇气、勤勉的美德”，“让学生理解(战争时期)日本所处的立场，并对先人们的不断努力怀有敬意。^[96]一年后，尽管受到亚洲邻国的强烈批评，日本文部科学省只是让该编撰会做了一些修改后就给予通过。

此外日本政治家也有类似美化侵略战争的行动：早在1993年8月，细川护熙首相在就职记者招待会上被迫把“侵略战争”改为“侵略行为”。^[97]2001年多处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在未进行实质性修改的情况下得以通过。2001年8月13日，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韩等亚洲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在一片谴责声中，参拜了靖国神社。种种迹象表明了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强硬和新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日本政治大国战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所确立、推行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1983年中曾根首相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即在“多边管理时代”日本要以经济力量为后盾，以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保证，以外交为手段，辅之以输出日本文化，更多地参与决定世界政策，使日本成为世界政治大国，成为世界政治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中曾根以后的日本历届政府都继承和发展了“政治大国战略”。进入九十年代后，在冷战体制崩溃、日本国内各种右翼政治思潮异常活跃和政坛出现总体保守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加速推进政治大国进程，积极谋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目标。

战后由美国制定的日本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根据该宪法，日本不能拥有正式军队。尽管后来建立了日本自卫队，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日本实行的是“专守防卫”方针和无核三原则，但随着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些规定正在逐个被突破。1999年日本国会的《宪法调查会设置法》使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成为可能。2000年1月，日本国会宪法调查会成立并开始工作，改宪已纳入日本的政治议程。2003年9月14日小泉要求就修改宪法第9条进行全国讨论。同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有事三法案”，为日本出兵交战地区铺平了道路，日本正逐步地建立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军事力量。

肯定和美化侵略战争、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及修改和平宪法是新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形态，它并不仅仅是日本国内问题，也关系到日本的内政和外交的发展方向，对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96] 王希亮《评日本当代历史修正主义》，《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2期，160-183。

^[97] 每日新闻，1993-08-11。转引自杨爱琴《浅析日本新民族主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97-101。

4.3.2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对朝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的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教科书事件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55年,日本民主党发表了题为《值得忧虑的教科书问题》一文,攻击战后日本在美国民主主义教育政策指引下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侵略历史的内容,第一次提出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98]

第二次教科书事件发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6年5月,由日本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高中日本教科书《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议会审定“合格”。该书多处记述严重歪曲史实,把日本侵略战争描写成为日本是被迫应战;把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表述为“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99]由于中、朝、韩和东南亚各国的抗议和严正交涉,日本文部省对该书进行了117处修改,最后审定合格。

第三次历史教科书事件发生于2001年,也是最为严重的一次。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由八家出版社送审的将于2002年4月开始采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修订版,全数经审定“合格”获得通过。其中包括由扶桑社送审的由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员主导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该书充斥了歪曲日本国家近代侵略历史事实、蓄意美化日本国家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宣扬皇国史观的内容。并声称“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日本向世界宣言,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自存自卫和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继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掩盖日本国家军队所犯下的极端暴行,淡化日本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

《新历史教科书》中对与朝鲜相关的历史进行了多处歪曲和篡改,如把有争议的任那日本府问题说成既定现实,该教科书的记述为“看来大和朝廷在(朝鲜)半岛南部任那地方设立了据点”;^[100]关于倭寇,该书解释为:“所谓倭寇指的是在这时期出没在朝鲜半岛及中国沿岸的海盗集团。除了日本人以外,也有许多朝鲜人”^[101]巧妙地转嫁倭寇掳掠朝鲜和中国的历史责任;在叙述朝鲜半岛与日本安全保障的关系时,将朝鲜半岛描述为“从大陆朝日本伸出一个手臂……若朝鲜半岛落入与日本敌对国的手中,将会成为敌对国攻击日本的重要基地……”^[102],意在宣扬朝鲜半岛威胁论;此外,对吞并朝鲜半岛和进行殖民统治的史实记述为:“日

^[98] 孙智昌《日本右翼势力与历史教科书问题》,《历史教学》,2003年第1期。

^[99] 李鹏军《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及缘由》,《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00] [日]西尾干二等编著《新历史教科书》(市贩本),扶桑社2001年版,第37页。

^[101] 同上,第97页。

^[102] 同上,第216页。

本政府认为，合并韩国在保卫日本安全和满洲权益上是必要的。英国、美国和俄罗斯三国彼此警惕对方扩大对朝鲜半岛的影响，认为日本合并韩国可以实现东亚的稳定，因而没有提出异议。”^[103]日韩合并就描述为被国际上承认的合法行为，从而隐瞒了日韩合并的侵略性质。该教科书多处歪曲和篡改历史事实的行为引起了韩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不满和抗议，对韩日关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有学者认为：“韩国如果不能纠正这一历史教科书和公民教科书对历史的歪曲，那么，面对21世纪日本的各种挑衅和侵略，将会增加破坏韩国和亚洲的和平的危险性。”^[104]

韩国政府在2001年4月3日得到日本的问题历史教科书全部通过鉴定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日本历史教科书歪曲对策办”，对策办认为正确的历史认识才是韩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基本前提，决定坚决采取对应措施，并对扶桑社教科书25个项目、及现有7种教科书10个项目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修正要求。与此同时，韩国以国务总理为中心组织了有关部门的对策会议，派国会抗议使团访问日本，外交部长官表示遗憾并要求采取积极措施，召回驻日大使等一系列行动。^[105]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升为日本和韩、中等邻国之间非常深刻的外交问题，并引起了韩国、朝鲜、中国等曾经饱受日本侵略蹂躏的国家及其人民的严重关注和强烈愤慨。

历史应该客观地反映过去发生的事件本来的面貌，不容许有任何歪曲。日本文部科学省作为日本政府的一个重要的部门机构，根据其本国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对其国家各类学校所采用的教科书所进行的审定工作，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日本国家政府的行为。其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代表了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基本态度。而日本政府却一再在这一问题上做文章，极大地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阻碍了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日本政府应该认真反省其侵略罪行、正视历史问题，以挽回其对日本本国与亚洲各受害国关系造成的严重后果。

^[103] 同上，第240页。

^[104] [韩]申龙河《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对历史的歪曲》，《当代韩国》2001年秋季号，52-57。

^[105] [韩]朴容九《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歪曲和韩中共助的必要性》，《东岳论丛》2002年第3期，106-109。

第五章 结论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关系到如何看待日本在二战结束前对外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性质的问题，同亚洲各国尤其是深受战争侵害的朝鲜半岛国家间有着密切关系。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是日本发展对外关系的政治基础之一，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不仅关系到日本对外关系如何发展，而且还关系到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

日本在与东亚诸国的交往过程中国力逐渐增强，独立自主的民族意识也开始高涨，对日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历代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目的对这种民族意识大肆渲染和宣扬，导致了极端的天皇崇拜思想、“小帝国意识”的产生，成为日本对东亚诸国尤其是朝鲜半岛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因此，有必要对日本民族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古代神国思想、天皇崇拜思想、小帝国意识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并以古代、中世时期日本与东亚国家、尤其是与朝鲜交往的史实为主线，发掘日本“皇国史观”、“征韩论”、“满鲜史观”、“文明史观”和日本在朝鲜进行殖民统治时期产生的殖民史观等理论学说产生的深刻历史根源及其表现，揭示其对朝日关系乃至东亚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进而指出日本在对历史认识问题中的不合理因素。

记载日本古代国家和天皇家族起源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史书，利用日本传统的神祇信仰和神话传说，将天皇家族与天神世系相联系，为“天皇是神”制造了根据，也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神国传统。对天皇的崇拜思想和神国意识的高涨，导致了皇国史和民族优越论的产生，成为日本对中、朝等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时至今日，皇国史观和民族优越论仍然深植于一些日本人的心中，这是其极力美化甚至否认侵略历史的重要原因。

公元 593 年圣德太子任推古朝摄政，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王权的加强，日本在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显示出试图以对等地位发展外交关系的愿望。尤其是大化改新后，日本通过大规模地移植中国文化，创造性地使之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形成了“国风文化”，逐渐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排外意识。随着民族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日本统治者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小帝国”的意识和“日式华夷秩序”观念，以此指导着日本与古代东亚诸国的往来。这种观念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必然产生冲突，并在与朝鲜半岛国家的交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公元 663 年的“白江之战”、公元 753 年的“天宝争长”事件、

十六世纪丰臣秀吉对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日本在与渤海、琉球等国的外交往来，无不表现出日本对华夷秩序的挑战和对东亚其他国家的大国姿态，从而对古代东亚诸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迈入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到极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产生。为了给日本的对外侵略制造理论依据，“征韩论”、“满鲜史观”、“文明史观”、“殖民史观”等理论学说纷纷出台。这些学说对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欺骗性，也是导致战后日本朝野对其侵略罪行和战争责任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省的思想根源。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日本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民族主义思潮，不但对朝日、中日关系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也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相违背，威胁到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日本潜在的天皇崇拜思想及由此产生的“皇国史观”、“民族优越论”、“小帝国意识”和近代的“征韩论”、“满鲜史观”、“文明史观”“殖民史观”等理论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深刻思想意识根源，它指导着日本从古代到中世直至近代的对外交往政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正确的历史认识在日本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及其他论著中仍在大量反映，并对日本历史教育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分析日本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把握和分析日本历史认识的不合理性及其对朝日关系的影响，对朝日关系及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不仅是日本，中朝等国对于历史的认识问题也深刻影响着东亚的国际关系。目前，中朝日三国在东亚关系史的研究上，都注重强调本民族的自尊心及文化上的优越感，忽略了别国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这不但容易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史观的产生，也不利于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笔者认为，应在尊重和理解其他国家的基础上，客观地分析和批判中朝日三国存在的、对东亚国际关系产生不良影响的历史观，同时树立正确的历史认识，才能有利于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参 考 文 献

一、文献类

- [1]舍人亲王等撰,田溶新译,日本书纪(完译本).一志社.2005
- [2]安万侣著,周作人译,古事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 [3]藤原继绳、菅野真道、秋筱安人撰,续日本纪.岩波书店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1977
- [4]金富轼著,孙文范校勘,三国史纪.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 [5]一然著,孙文范校勘,三国遗事.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 [6]陈寿著,三国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 [7]魏征等撰,隋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 [8]刘昫撰,旧唐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 [9]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二、著作类

- [1]张传玺著,中国古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2]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 [3]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 [4]戴季陶著,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
- [5]沈仁安著,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
- [6]张声振编,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 [7]田久川编,古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7
- [8]汪向荣著,古代中日关系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 [9]汪向荣,汪皓编著,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 [10]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
- [11]王勇,中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 [12]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论考.中华书局.2001
- [13]朴真奭著,好太王碑与古代朝日关系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
- [14]姜龙范、孟庆义、方民镐主编,中朝日关系史(下).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

社. 2000

- [15] 刘天纯著, 日本改革史纲.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 [16] 朱谦之著, 日本哲学史. 人民出版社. 2002
- [17] 叶渭渠著, 日本文化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18] 王守华、卞崇道主编, 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日本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19] 王金林著, 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 [20] 黄枝连著, 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21] 黄枝连著,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 [22] 王小甫主编, 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 [23] 全春元著, 早期东北亚文化圈中的朝鲜. 延边大学. 1995
- [24] 李宗勋著, 唐·新罗·日本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9
- [25] 王屏著,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商务印书馆. 2004
- [26] 王金林、汤重南主编, 走向国际化的日本.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 [27] 步平、王希亮著, 日本右翼问题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28]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29] [美] 鲁恩·本妮迪克特著, 廖源译, 菊与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30] [日] 井上清著, 日本历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4
- [31] [日] 山中顺雅著, 曹章祺译, 法律家眼中的日本古代一千五百年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32] [日] 丸山真男著, 王中江译,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三联书店. 2000
- [33] [日] 藤家礼之助著, 张俊彦、卞立强译, 日中交流二千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 [34] [日] 木宫泰彦著, 胡锡年译, 日中文化交流史. 商务印书馆. 1980
- [35] [日] 中村新太郎著, 张柏霞译, 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 [36] [日] 坂本太郎著, 沈仁安、林铁森译, 日本的修史与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37] [日] 梅原猛著, 卞立强、赵琼译, 诸神流窜——论日本《古事记》.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 [38] [日] 堀敏一著, 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 岩波书店. 1989

- [39] [日]堀敏一著, 韩昇、刘建英译, 隋唐帝国与东亚.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 [40] [日]藤原(王)文亮著, 圣人与日中文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41] [日]依田憇家著, 雷慧英等译, 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 [42] [日]井上秀雄, 古代日本人的外国观. 学生社株式会社. 1991
- [43] [日]池内宏著, 满鲜史研究(上世, 第二册). 吉川弘文馆. 1960
- [44] [日]西尾干二等编著, 新历史教科书(市贩本). 扶桑社. 2001
- [45] [韩]李基白著, 厉帆译, 韩国史新论.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4
- [46] [韩]姜万吉著, 陈文寿译, 韩国近代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 [47] [韩]全海宗著, 金善姬译, 中韩关系史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三、论文类

- [1] 蒋立峰. 关于日本天皇制的思考. 日本问题资料, 1989, 2
- [2] 沈才彬. 论日本天皇的本质特征. 日本问题, 1989, 5
- [3] 王金林. 日本天皇制的精神构造. 日本研究论集, 1996, 11
- [4] 武心波. 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 国际观察, 2003, 6
- [5] 谢俊美. 宗藩政治的瓦解及其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9. 5
- [6] 谢俊美. 论历史上的“东亚世界”. 江海学刊, 2005, 2
- [7] 牟发松. 汉唐间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世界. 史林, 2004, 6
- [8] 何芳川. “华夷秩序”论. 北京大学学报, 1998, 6
- [9] 韩升. 白江之战前唐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 中国史研究, 2005, 1
- [10] 沈仁安. 四、五世纪日朝关系的若干问题. 韩国学论集, 1999
- [11] 沈仁安. 唐日关系的若干问题. 日本研究, 1994, 3
- [12] 史桂芳. 近代日本的亚洲观及其对中国的侵略. 长白学刊, 2002, 5
- [13] 翟意安. 论日本人亚洲观的演变. 兰州大学学报, 2005, 5
- [14] 郝秉键. 江户时代日本人“华夷观”的变迁. 世界历史, 1994, 2
- [15] 米庆余. 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起源及其形成期的特征. 中国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 1985, 8
- [16] 黄玉兰. 日本大陆政策简析. 史学月刊, 1988, 6
- [17] 何英莺. 日本传统外交思想及其对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日本研究集林, 2002, 2

- [18]张劲松.日本近代化思想形成中的传统因素.日本问题研究,1991,4
- [19]渠长根.幕末、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验证.许昌学院学报,2003,1
- [20]关翠霞.论近代日本之“脱亚入欧”.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6,3
- [21]吴怀中.“文明史观”在近代日本对华认识关系中的影响.日本学刊,1998,

5

- [22]李敦球.试论日本明治政权“征韩论”形成的原因.国外社会科学,1997,3
- [23]周颂伦.明治国家主义析论.日本研究,2000,3
- [24]宋成有.福泽渝吉中国观变迁述评.日本学,2002,9,(3)
- [25]贺新城.试析福泽渝吉的中国观.日本问题,1988,2
- [26]丛滋香、吴明银.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反动思想剖析.石油大学学报,1996,

2

- [27]易显石.试论日本“满蒙政策”的形成与性质.日本研究,1986,4
- [28]程万里.古代中日往来的开端和国家关系的发展.亚非问题研究,1986
- [29]卞麟锡.通过白江口之战看古代韩日关系的接触点.东洋学,1994(24)
- [30][日]铃木靖民.东亚形势与日本.日本学,1989,(1)
- [31][日]平野卓治.九世纪日本对外关系的研究.走向国际化的日本,1995
- [32][日]布山和男.九、十世纪的东亚关系网.走向国际化的日本,1995
- [33]曹中屏.任那“官家”与朝、日关系.南开学报,1984,3
- [34]全昌淑.“任那日本府”真相.延边大学学报,2001,4
- [35]王金林.走向东亚国际舞台的大和王权.走向国际化的日本,1995
- [36]沈仁安.倭五王遣使除授考.日本研究,1990,4
- [37]沈仁安.四、五世纪日朝关系的若干问题.日本学,2002,9,(3)
- [38]韩昇.试论隋倭交往的形式及其实质.厦门大学学报,2000,1
- [39]陈小法.日本“神国思想”与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许昌学院学报,2005,1
- [40]任鸿章.渤海关系论.日本研究,1995,2
- [41]禹硕基.论圣德太子.日本研究,1986,2
- [42]米庆余.古代日琉关系考.世界历史,2000,3
- [43]杨爱琴.浅析日本新民族主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3
- [44]张志坤.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评析.日本研究,2003,4
- [45]杨夏鸣.日本新民族主义及其兴起的原因及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

2

- [46]陈显泗.对日本社会翻案顽疾的诊断——从历史进行剖析.江苏社会科学,

1999, 3

- [47]刘江永.歪曲历史将误导未来——日本的历史观冲突及其深层原因.日本学刊, 1996, 4
- [48]张经纬.战后日本右翼历史观剖析.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02, 3
- [49]郭翠萍.论日本右翼势力存在的历史文化原因.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5, 2
- [50]陈景彦.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与日本政府的历史观.现代日本经济, 2005, 4
- [51]丁英顺.日本军国主义与朝鲜.日本学刊, 2005, 4
- [52]步平.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历史考察.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5, 8
- [53]步平.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当代韩国, 2005, 夏季号
- [54]汤重南.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当代韩国, 2001, 秋季号
- [55][韩]申龙河.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对历史的歪曲.当代韩国, 2001, 秋季号
- [56][韩]朴容九.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歪曲和韩中共助的必要性.东岳论丛, 2002, (3)